





鮎埼亭集卷四

語

湖語

謝山先生閒居湖上有客過而問曰甬句東之佳勝以  
雙湖為洞府曾聞昔人列之圖譜而七觀未及焉蓋溪  
寧尚書之疎也舊文遺獻日以榛蕪先生方息影園林  
留心里社願言其槩以補作者

先生曰凡清景之融結必溯其源是湖濫觴之始四明  
洞天之所鬱蟠也東面七十峯共之蓋極驚濤駭浪之  
觀而又兼以奔牛之自西躡羊之自南而未者百二十

勤

全祖望

紹衣



里之遙噴薄延綿急湍飛瀑匯為大小谿之冽泉四面  
各七十峯其東狀如驚浪之山鄞江之源也其西奔牛  
諸峯之水自姚江來會其南躡羊諸峯則梨州洞水未  
道會之其支山之水自大雷者放乎桃源前比有廣德湖  
以為壑仲夏堰以為閘蓋欲朝宗而未得也自湖塞而  
堰去遂未會乎山谿之間桃源之水未會它泉乃由秋  
浦而鏡川而樸社迤邐回旋秋浦即順流弥漫歷四十  
里以達于城城西之水入匯焉亦桃源之水蓋湛然其  
雙清于是循城而右谿我目睛環四橋為南北其圍則  
三百七十一丈而贏其為水也望之溶溶即之泠泠紆  
餘為曲墳埴為汀長空繚渺寒烟時生平鋪鴨綠澹沲  
水晶以烹十二雷之茶嫩色繞鐘四明十二雷之茶是

則所謂西湖者也若夫古今之評水者多矣其尚赤者  
我蓋未之聞獨剡源之五曲忽孕為丹霞之古文迅流  
成雷未歸于三石之邨嫣然其色几疑流火之可捫更  
有石壁之遙映儼若剡羊之痕殺下岩下有石壁即此  
亦大造之奇不可以常理論而于湖則稍遠矣剡源九  
五曰丹山赤水即今之三石邨也絕頂豈意循城而左  
有朱書丹霞二字其流赤其殼如雷忽復遇之有光朱殷和以烏支其先綺麗不可度思吾  
聞流水之伏行能潛出而嘿移是南湖之涓涓者抑猶  
之金庭洞口之駢支也即金庭丹池說者以為剡然則  
一葦之航渺然衣帶猶開生面以呈變態鴻溝之畫足  
微狡詭斯其神明宜問真宰對曰信哉其為勝地也願



蓋陳其光景

先生曰溯湖之始蓋自有唐王大令君照之所權輿其事闕矣近而可稽斷自吳越作東府之右藩授懋親以旌鉞爰大浚夫重湖洲島為之四出康憲之所經營尚約畧其有迹今錢康憲定庫基方有宋之正隆慶中天子嘉祐賢牧彭錄于湖最厚集賢錢公偃月長堤載沙立就如截如挹蓮香滿袖紅蓮閣係章郇公築其下即堤王也眾樂新亭廊腰列綉虹梁幢幢夾岸左右西憧憧橋即橋東憧憧橋洋洋湖心以祝聖壽有魚攸然亦叨神祐廣生時則有若溫公荆公率名輩題詩恐後亦越三紀更廓其初廣洲成十二劉所圖劉戶部淑始創十洲

烟花貽蕩雪月清虛池塘春水芳草平蕪三眠之柳乍

醉五粒之松長腴葛波竹實丹鳳所廬落英森森拒霜

典俱雄風四合雌霓橫舒時則有若陳王之徒唱和其

區陳忠肅壘典王巨嗣是以還滄州則高閣連雲趙伯

珪舒亶俱有和詩作魏王挹清風家臨平楚雉堞參

天鎮山接武即李刺史夷庚二分烟水空濛三月風光

媚娥湖上詩直抵城南同流異浦則又別有奇焉試與

子原地望于小江之御正訛斜于勾章之士別稱為小

乃混于勾章鄉一帶曰小江里因名或訪昔人之遺跡

求二家之故所競渡湖是也彼其不清洞以左旋如

捧花之嬌女引修渠以斜行時夕陽以延佇由長春門而入為清



洞橋東行即南橋所捧何花芙蓉渠客與中有蓮心清芬一  
湖也為捧花橋所捧何花芙蓉渠客與中有蓮心清芬一  
縷翠蓋亭亭以迎紅雨延慶寺為蓮心島何未細

湖別成遙游萍流而會藕尾如注誰云不掉凌風軒舉

南湖之中有細湖又稱小湖蓋採蓮橋一帶也舒中丞竟  
以西湖別名細湖近人則但以南湖名細湖皆悞惟制  
使賓慶志不錯細胡伊平遠之流泉忽有時為周髀之  
之西有港有藕尾

合妙一股典一勾竟參三而昂立而且極神奇之巧幻

又如南箕之不翕當其忽焉而申疑雲氣之可接也三

灣曰名更訝淑姿之豐盈胡有時而消瘦腰圍如蜂帶

龍古更訝淑姿之豐盈胡有時而消瘦腰圍如蜂帶

垂如綉瀲灩浚浚折旋遷就宛然小蠻典我邂逅即今

腰帶湖蓋古搜奇既畢放手中流水月蒼茫大圓可求

水月城上烏啼格磔鉤輞城下草綠翩反芳柔聽昌黎

之冷泉對遙天之碧色被城外之江流蓋朝潮而夕汎

紛黃沙之撩人羨與鹽其四塞豈如此間蕭閑獨隔玉

几東來錦溪西射吳志淳是以瑞應之來自五臺者長

留連于勝跡所謂五台開元寺對曰有是夫其清絕也

彼其前輩之所留貽者多矣雖曰易代其掌故尚有可

言者否

先生曰並湖甲第嗟我尺五碧瓦朱甍更僕難數其最

先者給事故廬尤傳仙搗今惠濟範王廟古稱角漕使

遺居後為梵宇故寶雲寺在均奢橋吾不能畢陳兮尔

乃前王後樓畫錦之府雙闕相仍羣公之祖樓楚公畫

司封周之故址四明餘光莹莹環橋如組畫錦坊在西

守御即者自王始



東有錦照橋則南湖之交也其西有錦照堂則竹洲也  
堂與橋相揭遠成化志則以竹洲之橋當之不考延祐  
志故登封閣中嵩洛可撫南渡後宣獻瞻念中原築閣  
也貯石扁政媿東樓拂雲高戶蕭疎梅麓在湖之滸族孫  
而登封政媿東樓拂雲高戶蕭疎梅麓在湖之滸族孫  
扶築湖東稍折而北友恭有堂華華接葉中為二汪時則  
農湖東稍折而北友恭有堂華華接葉中為二汪時則  
野處之記雄文皇皇兄弟所居誰移洞天跨湖為菽  
曰惟史氏十據其九招四明之山靈使未歸於戶牖魚  
天巧兮人工笑愚公兮何有彼從孫之募補陀于霞嶼  
其法蓋有所受宸奎有藏遺塵有像惠濟有祠環共相  
向史忠定宅在湖東而以竹洲之真隱現為洞天移四  
明之九題于其中因主謝遺塵之忠御賜四明洞天  
補陀藏金寶閣又主惠濟王祠祀之忠從孫岩之募  
霞嶼為洞天寶閣又主惠濟王祠祀之忠從孫岩之募  
獻霞嶼為洞天寶閣又主惠濟王祠祀之忠從孫岩之募

訛謬乃以為建炎之杜將今花果園廟亦屬史氏別業  
者將軍杜愷忠宣在北鴻禧在東綉衣長橋碧沁芳叢報  
慈禪窟忠獻所通錢康憲宅捨為觀音禪寺初名報慈  
定為賜忠四世綿亘萬屋爭雄乃有放翁之徒彩筆如虹  
更有石窓王孫山澤臞臞括蒼歸未小卜遠虛史使君  
山澤居蓋石室也因自何家錦里亦復嶙峋天水上公  
署石窓山樵在碧江西南趙閣學秀迤錦里正典  
寔惟宗親比輝墨莊鄉郡所尊趙閣學秀迤錦里正典  
以守御釋褐有坊宣大恭之廣廈也應坊而止皆宣少  
師之表閣釋褐有坊宣大恭之廣廈也應坊而止皆宣少  
係釋褐狀元旌勳有門馮制使之遺榭也直均奢橋比  
止皆馮狀元旌勳有門馮制使之遺榭也直均奢橋比  
制使宅至若龍圖之嬾堂宣高亭周氏四休之別業  
雄使宅至若龍圖之嬾堂宣高亭周氏四休之別業  
鐸侍郎之息齋高憲亦復相為上下而南藍則了翁尊



堯之著出焉尤有光于精舍高麗之使館亦樓楚公所建後為史氏

寶奎宋人貢道之所資也陽原之義烈宋忠臣表公祠

日本宣慰之山終王積翁招諭日本而苑詔祠祀雖不

同亦宋元史事所當知也馮氏萬金之樓則義施也馮氏

休居士樓施葯四翠楠畫簾東西相望如雲祁祁以為湖

幃下戶寒門幾從依傍自是而南故榭之迢迢者蔣園

其最有名矣至若水閣之疏越趙侍竹塋之幽清高使

孫丞相少師學士輅院之徒園林之盛有如列城魏丞

文定公史忠宣公樓竹林一區則王氏畫錦之都廳

輅院皆有園在湖上其同蒼者尚書拙逸之亭也尚

亦稱錦里竹林其別業芝山老梅天下所希其同岑者或橫卧它山

之埭或飛入鏡水之祠而湖上之種世莫知之也蓋自

清河精舍以供經師帶草環之疎影交支南山大儒簪

筆哦詩夫非湖曲之掌故耶鄧江張氏式良老梅書屋

失載反誤以然此猶其小者焉溯穆陵之養晦大橫雖

兆沂卽之珪未裂髻鬢乎荒野之遯居求螭龍之幽窟

惟茲流泉蓋嘗三浴夫咸池之日館于湖上徐魯公家

彼後此四十餘年之表章學統昌明經術可不謂于此

肇基歟歎文獻之淪胥致圖經之欽失僅僅以達蓬之

遊句章之成張皇于後世陋矣對曰宅里則吾既聞之

矣其物產若何

先生曰湖上物產充牣城隅其負城為闌市集百貨以



兼車宋之湖市在現音遊履所至不時如需如菱如芡

如專如菰葱蔥菁菁以備晨蔬宋時湖濱民供各植菱

中今而且魚鯽青有蝦粹白其柔成脂其長徑尺彼

舉底之渙人繪鮓充斤湖上渙人而未足以盡沃土之

出也南有大坂土膏最濃不須一易歲致千鐘布穀原

頭黃雲朦朧牛鞭初動壇壝所崇湖南詩刺史之熊軾

時過之以驗歲功前代于此且讀且畊則有諸豐焉宋

大改田為豐氏物蓋其北有釀泉其甘如蜜當時酒務

于此焉設麴車沈沈雙魚最冽雙魚酒見貢之天子御

尊所列南後貢酒泗水潛夫記其種別以祀明神則

賀公之所怡悅也當賀公祠正當夫權歌羣和秧歌間作

酒戶張帘渙戶四逐新月生斜陽落泛中流聽評泊襍

披土物正復不惡味嘗其新價善其薄夫非賞心之樂

事耶若夫吳綾七襄載在方物紡絲巷中中宵兀兀擬

之蜀江文君縑帛交接之名百縑不易夏日所需厥有

輕紗比之薄羅微涼足夸前代所云冰紈方空穀綸吹

絮未足多焉是則女紅之精者也對曰是不過日用之

需而已彼湖之用詎止此耶

先生曰西南水利宅山是賴惟王長官其功最大平截

江河剪裁大塊驗水歌三昂足置埭試現于行春積瀆

烏金之角立足以想經始之鴻裁蓋城南之連阡接陌

賴之以隔蕙江潮汐之界而非是湖則城中之流泉亦



莫知所津逮也北宋時城中維舟之地在自有牧守以

未其賢者如錢如劉浚治無已增卑培薄民命所倚其

潤色夫洲島則餘力之所為而非以事遊現恣淫靡也

歲或旱甚鑿井相餉震天勿幕之收不窮之養曾聞建

中之時上供之舟被阻唐監意治湖旁皇莫伏稽首長

官之神寔陰相焉舒中丞有南渡以還橋梁濇濇制使

如張津亦留心于湖上舊有三喉洩水東注又有二池

以備北顧水喉食喉氣喉三閘皆穴城洩及湖之水東

譬崇衛之在人蓋周流而無迕自沮洳之漸堙竟暴漲

之可慮保豐之碑陳守重置陳遠分橫流以殺其勢

水北洩行者林要其竭誠畫思莫若吳公洪水築而泛

濫治新河啟而涸滯融洪水三堤最有功吳公自言留

新河則吳公以為能其他修舉廢墜固不庀之二焉于

是水則是平時亭是崇刻見水所夕之車騎觸

目敞心或蓄或洩斟酌從容是以湖之水勿匱湖之利

長充政成民樂半黑半絲之髮憂晴憂雨之心觴咏其

中即吳公甘棠之蔽芾其誰典同春猿秋鶴宜禋祀之

攸宗何居乎清容之作志詠大賢以障羣蒙謂忘吾里

中公相之多而徙始興之堰以絕地氣之通真誣妄之

私言竟誰信而誰從清容有憾于吳公故其作志盡掩

嗚呼吳公之明德遠矣五百年以未水則湮于列屋時

亭之草芘芘三喉莫開二池其空彼泣茲土者其誰過



此而僞功若夫南湖之湛湛尤神物之庭除不見夫長  
鬣如戟縞衣如茶呼吸重霄擅茲奧區朝遊海上暮返  
城隅疇其從之一蜃一蛟謂北郭蛟太尉之節洪波所  
朝沒而依此白馬揚潮使加封沒于廟中遂與社祭誰  
則據里巷之流傳以為山陰兄弟之招也耶銅盆浦龍  
湖所從以神為山陰嗟昔人之建置總非小補後人廢  
之其失也鹵故當河渠正完三喉未阻江流可引地脉  
楚楚神龍出沒原無齟吾氣喉正當鄞江門下為南湖  
迨夫大澤過於流閉誰嘘枯莫宣滯英爽弗堪更圖卜  
地然而雖徙新豐猶思故絳穴城女道萬夫莫障時聞  
風雨如未陟降能塞乃知鄞江門之不可廢也且客

不聞中山使者之行邁耶海波微揚神靈如在彼其厄  
蔭且及域外何況是湖肯忘錫賚琉球空中見神龍護  
之夫水利之于民至重也倘其修故渠招芳踪吾知逝  
可復還否可復通耳乃若天封之塔浮屠家之建置亦  
稍叅以揆日測景之宜命名之旨佛經載之其附會於  
梁唐之紀年者妄也對曰是則然矣其人物若何  
先生曰是邦仙釋之場也洞天福地則有其四四明唐  
七而梨州大隱山菱湖以佛地則有其三音王舍利岳  
為四明之支山並列福地為三佛其在湖上有可言者寶雲片石義通傳教延慶  
尊者于焉分派見四明尊戒香暗尼維衛佛之呈身元  
祐黨人瞿然下拜謂周南觀音遺像建安呈夢完顏兵



火所不能害即錢康憲所捨彼夫牧菴普菴則瀉山之

傑崇教寺僧處真則大智之孫湖心寺僧圓覺則能仁之秀觀音寺僧

皆足以張竺國之軍乃有妙蓮其持行更醇苦心孤詣

不為虛言以自文蓋嘗觀于廣陵曲江八月之狂濤凡

橫突於海門行都陸沉之勢近逼城闔而不須強弩之

射直坐嘯而止紛殆禪力之所宰出之以真運而信神

妙蓮亦湖心寺僧是即令神禹再世必將招之以制支

祈輔庚辰非區區後世治水之徒所可倫也風流餘事

則開元六院梵宮所尊中有闍黎繪事軼羣天男天女

天王天神維摩問疾如聞呶呶裳霓羽衣調律悉均更

讀它山之題句朗朗清新開元寺僧元亮廣利書法上達楓宸

畫龍亦奇石碎波淪開元寺僧元光三惠之琴和散烟燭祥符僧

從信惟講宗之大啟則法智其最高開權顯寔十三科之遺

書遂為天台之斗杓不見楊大年劉子儀錢希白之雄

文抒其藻趙閱道陳了翁之碩望輸其誠曾魯公史越

王父子之大門振其勝荷池菜圃如錦如鏡十六觀之

沈沈空明寂靜高足之出于他寺者有若神照之伏席

散著白蓮東振寺本如王學之勁節朗公稱馬開元寺僧則全淳石

之手授如意心印洒然三衢本業寺僧崇其在寺者廣

智明智圓照圓辨定慧覺雲柏庭之徒以振宗風以大

師傳沙泉醮月松帚唵雲流風雖遠佳話猶存而範郎

之再生而尸解則列仙之奇也對曰二氏之說先生所



不道也偶或因文獻而反之請言其醇者

先生曰湖水之靜深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潔足以勵

清節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机是故湖上理學之傳文

章之聚官箴鄉行交修具舉振振然繩然咸有昔人

之規矩慶歷之師儒五而棲氏居其一寔自剡源未敷

教澤豐素之源流所自集兮為樓正議公棗城南學者稱

其最也光祿光尚書古之遺直托興荷花好回辟易正

色立朝田不盈陌以視清獻允不忒兮故豐清羨急流而

勇退耽葉月與蘋風不媿為文正之女婿忠肅之婦翁

芳史忠定葉月蘋風之贊為周銀青師厚作然葉月與

贊何為南雄作未考鄭萃真隱漫錄也南雄大節同岑

之盛甲子黨籍莫之與並况其難弟亦爭勝兮元祐黨

宣左待制兄弟三人南雄之弟也胡右丞宗愈王

學士觀其再娶婦翁也忠宣子正平其

中表兄弟也鄭考功忠臣胡氏之僚婿也忠宣子正平其

嫁西山先生李深親表十人並登高第時稱異事其

義如璧賤金如土徵君高風足千古兮陳徵士志越

公八行無忝笙詩之白華不知翼公之事母寔傳家兮

史莫公簡為明州從事奉母最孝公事之餘即具酒食

遊十洲間大吏俗人也怒其不告推奪之莫公抑悒而

死子越公詔厲志讀書既被徵而死者非也當攷忠定

祖德招魂詞建交倉皇陵出走監倉微臣誓死官守

吟派道旁之兒猶傳節孝之後兮其子誼甫三歲棄道

陽江干遺愛百世猶甘棠兮思溫師喪亂之餘不緩民



事耕織是圖  
幽風之深摯  
兮樓安撫琦憲敏醇深宗師伊洛

其在甬上首傳正學拒昏劾骨天半諤諤五峯諍友不

嫌攻錯闡獲麟之一編尤弟子之所淑是以竇桂之坊

頃酬而箠酢也高憲敏公閱兄舊學甘盤黑頭潞国三

經箋故之書為儒苑所矜式而中興大儒俱荷翹車之

辟史忠定相孝宗御書舊學二字賜之時有異僧稱之

中與為黑頭潞公所以陸子曰尚書周禮論俱簡當而尤有功者

人曰此儒朱子陸子而下大率皆其所存晚年出山謂

未可以為梅溪所以但因朱元晦尚未召耳其愛賢如此

科竟沒其善也相業之偉所閔在國脉也舅甥則學

士有集鄉里則祭酒有會莊靖之明德尤其最也王尚

猷塵視軒冕有如浮雲刑定父子之遺徽真絕羣也刪史

其定子消不受忠定推恩之壽其後以授桐鄉東來詠詩之

人信天瀟山妙句穆如清風自托信天嗤謾畫之無庸也朱

有信天瀟山詩最宜之侃侃難進易退含香對命百僚

所畏更有定城一官慈惠古之循吏真不愧也吏部待

及弟定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為端憲

之幽居晝觀妻子夜省夢寐帶草之書遍階除也皎皎

季子高卧邱樊道義之樂長冲間也沈端憲公以史忠

其弟李文風節最高亦館閣元公師表乾淳龐然名

于史氏兄弟並居湖上館閣元公師表乾淳龐然名

德宣憲最尊哲弟亦賢聽訟有聞哀毀殞折孝更純也

樓宣獻公槐堂高弟尚有吏部累掌大藩思恢國祚身

後蕭然更冷貞素區區孤女之嫁其餘唾也豐吏部子

吏部其與象山講學問者最多蓋沈端憲其妹婿也持

節進上力排和議見劉後却挽詩旧志但以其嫁孤女



獨行節列之辛陽之碧梧翠竹宗袞所不能屈講學之功  
斯為卓越從慈胡先生講學湖上為高第焉皆  
素魚釜塵甑登諸循吏西山所稱足雪墨莊廢湖之恥  
而為正議振家聲史氏則忠宣諸公足雪魯公永公之  
耻趙氏有表州足雪其父党禍之耻也世家子弟共勉  
之疎寮航航追配范陸苦吟之餘尚聞三略晚節微嫌  
平原入幕畧騷畧蟹畧晚年居姚江有緯友林詩筆清癯  
蕭瑟東夫辨香山間未絕蕭東春坊彌寧也學饒州雅人  
經術是治退居晴湖愛聞魚計極高論著說鄉飲酒儂  
月湖老漢文侍郎翩翩夢吞三文更有叢書足比青瑤  
集鄱陽諸志侍郎翩翩夢吞三文更有叢書足比青瑤  
持計則失談經則豪其趙侍郎今尚存叢書不傳惜居湖上  
財進屯田學問克宵乃翁中原師友共仰大宗樓屯測天  
用

量日希踪洛下長貧如修布莫不暇終日持箕精歷學  
而如富子德祐孤忠厥惟太平一門蹈難不媿世婦棲  
見清容集諸應隱釣潔身不仕衛公之學猶存職志本應處士  
君存諸應隱釣潔身不仕衛公之學猶存職志本應處士  
芳衛公之宗也英英蔣生學統攸歸惜哉短折玉折蘭  
居今王家墩前至若城西義莊敦瞻鄉里寔惟湖上  
推舍在湖心寺內更有義塾亦應所置古樹樂樂于  
之三老是網是紀非徒以拯困窮抑將以養廉恥史忠  
莊清沈端憲三如樓如應克卹其族比轡范文以修雍  
老也詳見舊志如樓如應克卹其族比轡范文以修雍  
睦樓安撫應處士皆更有義塾亦應所置古樹樂樂于  
今未替藏書之富南樓北史宣賦東樓鴻禧宛委之山  
不過爾爾是皆西湖之著者也苟問南湖之士族有諸  
蔣之繩繩偉哉金紫高義得朋豐公門下共資嚶鳴力



排新法荆舒是懲幸免遠竄縉雲所爭了翁之來更相  
輸誠同心之蘭其臭共馨中奉兄弟共守師承尊堯正  
學連桂以登是以宣奉卒忤蔡京吾勤仕族之最先者  
祿大夫後明豐清敏所荐士累官尚書金部員外郎力  
爭新法貶官將遠徙以母老清敏力救之得免陳忠肅  
也忠肅書連桂二字以表其中坊宣大夫璿宣奉大夫  
太學早覺聞歌清明慈湖兄弟寔所服膺蔡京見清容集  
慈湖志諫議落落端平晚節何以銘心尤傳四物閣學  
奉宣後初年以論方大琮列克莊等濟邸事不為時論  
所予多指以為史氏之竟晚年當穆陵不豫有謀逆者  
閣學彌變功甚大而又力排將作多聞擣詞清絕義熙  
以後甲子編集將作主也徑聯珠之吟七世志幽之作  
薦縉尤傳述也以昭先世文樓攻媿為之編序又有續集

王晉卿以孝弟為醞醞愛瑞堂之融融五畝世業二南  
為之序以孝弟為醞醞愛瑞堂之融融五畝世業二南  
宗風一門著述競爽爭雄薛氏瑞堂樓宣公所書本在  
句見薛朝議唐田間集中朝議四明五老衡州有名退  
之孫子有集者共二十六人四明五老衡州有名退  
耕淳石善俗以成靖康舊德少師齊稱汪少師思溫薛  
老會首淳石在城西衡州別業也安撫持節蔚乎治行  
四明敦龐之俗自汪薛二公始安撫持節蔚乎治行  
汴京老妓之詩宗國大夫之悲哽妓詩最痛有汴京老  
刑部圖經流傳七閩漳浦保障之愛尤滿城隍楊祖中是  
雖顏柳之家風何多媿欵乃若南渡以還誰為巨擘我  
思兩公折衝使節也謂魏文節公杞陳文定公榮事焦山丞  
相參預密勿寔佐中興未竟其烈晚愛詩寮雪牕妙筆  
文節于閣中識雪牕張武嶢嶢少師清門所出黨論方  
子之文晚年遂訂為詩友



與抗章申揭由來骨鯁因愆遺笏文定救呂祖泰党禍時以為有文介之風

節使安貧升間帝室不見金帶沒身始出寢邱之田足

彰高潔理宗書安貧樂道四字賜趙清敏公典歡其金

五書博綜直追籀佚高冠長劍先型可即高使君衍孫

韻學魚之畫清容稱其衣十年窮困出處如一宣猷風

佩古雅為嘉定故老冠林棲攻媿弟子至若嘉泰大魁

流汀州獨絕也汪使君之林棲攻媿弟子至若嘉泰大魁

名經首列則又科第之雄足參三傑者也居湖上嘉靖

志慎移名德之盛更有沒儀之王抗直則忤御袞而避

位文章則追塾師以升堂王直閣為學文廷汲古傳忠

御書焯焯所賜堂堂深寧正學是宗會萃鴻詞比轡三

洪六經百氏旁推交通孤忠草詔三軍勳容天命既去

幅巾潛踪如倅如圖以保令終默齋亦佳不愧難兄麁

澤科第三輔圖經太常尚書有子遁跡柴門不忘其父

肯辱其身過庭有傳是謂遂初之文孫靜學先生昌世

教其子身孫世四明累世之文獻莫與倫也日湖樵唱

領袖詞家杜門桑海晚節尤嘉可伶用晦以發天葩陳

議允昌國大叅錦樂表閭愛其至性白首友于余魯公

弟尚書天任甚京兆義田亦踵其餘不幸閩州喪其令

睦其最可稱者太府恂恂蘭芽之腴宛然二父孝義不渝

魯公府尚賓是在貂蟬鼎盛之中不容掩其瑜者也更增

賢哲來為寓公日抄一編儒苑箕弓東發黃先生宋未

侍講有孫講經不窮曹侍講故齋魯孫天台三老博奧



精通湖上而身之銜閣風列正仲俱避地高文老筆來自剡

中剡源先生僑于是有才晚出曰袁學士問其門閥淵

源樞使越謂其曾公集賢再生翰苑八至淵源然清容不

振剡源遺老之幟乃今學士橋而牙籤之于王氏亦復並

峙彼津逮者蓋未易以猝至南湖藏書露蒸龍出雲破

鶴歸羨遙天之清泚溯前輩之風徽其足以徵舊德焉

否若夫有明一代時系尚近姑弗及也對曰極斯盛兮

雙湖在四明為一隅今先生之言其富足與深寧並驅

曷亦勅之貞石光我粉榆無使殘烟衰柳徒為吾鄉所

唏噓也

鮎埼亭集卷五

勤 全祖望 紹衣

辭

剡源九曲辭 有序并跋

奉化縣西六十里有山夾谿而出涵然深茂曰剡源蓋  
剡水之源也六朝以來艷說剡中而窮其源則在吾勤  
其水曰白谿迤邐南行歸於鄞江為南源是乃黎洲洞  
口出江之道中分九曲顧九曲唯第三曰小盤谷見稱  
于謝遺塵第五曰三石見稱于道藏而其餘不著至王  
元恭至正志始詳列其目而陳基高啟排比賦之亦舉  
其大畧而已未足以備文獻之勝也予乃各為之辭以



存仙源福地之掌故焉

第一曲曰六詔別名左谿有王右軍廟攷右軍宅在金  
遮其去六詔密邇故別業在烏山中有石硯相傳為右  
軍所遺也

有石硯兮碧于油溯典午兮風流六詔高名兮百世留  
寂莫兮荒村閉空靈兮廟門不如蘭亭兮世所欣豈知  
地偏兮心遠洞天兮首選清泉流兮白石轉吾觀右軍  
兮高才思用世兮不諧乃歸去兮蒿萊試觀謝萬兮辭  
殷浩料世事兮數計而燭照世莫知兮斯高蹈笑史臣  
兮味雅素謂懷祖兮莫如致自傷兮遲暮願分越州兮  
失詞遽誓墓兮將安之苟信然兮何褊收彼樂天兮知

命于浮榮兮奚競誰為斯言兮自道聽愛清景兮蒼茫  
換白鵝兮成行謝學書兮何傷思斯人兮不可作擷谿  
毛兮薦飛瀑礪百世兮振汚濁

第二曲曰駐蹕有吳越錢忠懿王祠以訪陳殿中至烏  
姚江黃氏曰蓋忠懿未即位時出鎮台州便道過此也  
惜乎殿中之名不傳

五朝昏亂兮誰好賢臨安王子兮何翩翩流傳佳話兮  
祠宇駐蹕餘光七百年贈良馬兮兼索絲宿我山中兮  
飯紫芝剡中清風兮颯颯一洗腥塵兮雲護之殿中兮  
何人乃高卧兮絕塵旌旄兮泣止呼老鶴兮迎門我稽  
歐薛之舊史兮嘆闕佚姓氏無徵兮足太息高風兮天



際江東巖岫生碧色登嗣封兮踐昨諒微車兮相望何  
不惠然兮佐我哲王山人老兮恋洞天寧兮王前兮不  
士前埋芳名兮千古空餘祠祀兮師後賢谿流寫碧玉  
蜿蜒出山麓山路兩朦朧遺音在空谷

第三曲曰小壘谷一名兩湖亦名桃花抗石有紋似桃  
花或竟以桃花實之謬矣蓋謝遺塵九題中之雲南高  
士竺汝舟居之元時有孤峯菴所謂翰林松者則戴洵  
所遺也予擬立祠以祀謝竺二公以持後之始事者  
二十里雲兮渺無際其南磴兮猶存山之折兮承以旋  
水既漸兮山復捫坑前石壁兮稜稜澗底游魚兮尾尾  
洞口碧蘿兮離離將無壘谷之所徙平田兮中央四阿

兮環時山王吐納兮鼓秀澤如元都兮春至深兮淺兮  
隱兮見兮絳兮白兮賦而碧兮謝公高蹈皮陸所同兮  
竺公長者據此神宮兮誰其嗣之亦有孤峯兮五色靈  
禽時傳好音兮竺公有後蔚為儒林兮老松挿天遺愛  
可尋兮林深兮路杳地僻兮人希買山兮有日舍此兮  
安歸

第四曲曰白谿即榆林有淨慈寺戴帥初所居也居人  
猶稱帥初為剡源夫子予謂帥初以薄祿竟受教諭之  
官宜為黃萬二公所貶其時流寓榆林者曰舒闈風劉  
正仲高節可師也帥初媿之矣當立祠以祀舒劉二子  
而帥初姑置焉



蓮峯高百尺，白谿深百里。榆林居其中，是為石穴藏神髓。窪然其深聳，然其秀南來。二悔落吾襟，袖忽鐘散。兮雲外震羣聾，兮下界誰為仁。王兮膜拜撫遺碑，兮志稟所擬。誌公山前高閣兮，穹隆有衣文。伯兮戴公文，五懺合凌長空彩。毫落處貫長流虹，惜哉斯人兮。執德不固，出山之泉兮，失故步不如二子兮。保茲貞素五百年來，兮高權辦香非敢刻，責兮大義皇皇所關在風教。兮不徒文章。

第五曲曰三石即丹山赤水洞天也。曹秋齋居焉，放齋師李莊簡公即為其婿。莊簡師元城以接揀水之薪傳，大儒兮治所在而為道家所攬，人未幾而為永固寺三

教流轉日失其正宗矣。舊有祠以祀放齋，因及其子之殉節楚州者而附以泰宇，今皆無矣。是乃九曲中第一事，烏可以不復也。

危石兮參三陰，洞兮兼兩赤。文兮古篆摩崖兮，百文作者將無王次仲，抑或飛來蔡少霞。岩間流水如龍吼，紅雲負怒成天葩。懸知金庭本一氣，伏流往往含丹砂。風洞兮颺，如大隊兮堪遊教。南箕哆口兮，酷暑消何人好事兮，深入驚殷。兮水窟龍神揭，馨兮比唐突。是為洞天之中宮兮，故瑰奇之愈萃。愛一塵之不到兮，使我留連而心醉。伊放齋之投老兮，自蛟海而來遷聞說經之鏗。兮較出于讀易老人之几，先楚州之啼鵲來歸。



兮重之以泰宇之野哭今皆消歸鳥有兮何人重吊彼  
喬水山光寂莫而蕭條但見永固之老僧美鬱其誰  
訢兮聞無鼓兮屏營

第六曲曰茅渚陳本堂之故居也有上乘寺陳氏子孫  
夸其先世歷序三尚書之名德而宋史無之深為可疑  
予據袁學士集陳氏之著者始自本堂則三尚書俟更  
考矣別見予雙韭山房答問錄茅渚之地但當立祠以  
祀本堂

更委蛇以前去兮度石梁曰茅渚淡蕩兮林烟蒙翳兮  
邑聚牧人語兮弄月新更歸兮喜雨有犬吠兮如豹和  
深林兮鳥語皆見高訪仙尉之文孫兮數華冒兮蟬連

吾攷古而無徵兮始志疑于閑中之編見閑中受本堂  
之碩學慈湖之私淑有傳携梅澗之文孫兮謂天台胡  
孫累朝之統紀是延何必遙甲第兮隆國茅土成讐  
言為此世系者學士裡之所日色暝兮誰家宿看嵐影  
兮逐逐

第七曲曰斑谿有報本寺舊志自寺而外一切故跡無  
見按本堂集則斑谿故家為董氏有隱君董穀仲者其  
祖手植檜甚古穀仲築延清堂以表之足以補諸公之  
遺

剡谿兮繹朝歸潮兮夕歸沙湖源兮左谿几分支兮  
不隔更有斑谿兮東來偕一浣兮澄碧荷花開兮如雲



菱花開兮如織漁郎四發其權歌兮留擔簦之行客試  
聽玉雪之琤琮兮其散中于無射歸然靈光兮擬之寶  
桂典寒桐古檜以延清兮豈以名位相長雄佛火相與  
輝映兮曰惟正思之梵宮彼土膏兮甚沃鍾物產兮最  
良鴨脚之芹嫩綠兮和燕尾之笋以為糧蓋十倍于蓴  
菰兮高人津其飽啖彼島內兮何足恋老江鄉兮真  
不厭

第八曲曰高輿即雪竇也是山亦至宋始著而今于九  
曲中為最盛

臺在峯亭在突誰駕風車運之飛雪橫素練兮漢津舞  
机絲兮夜月乳峯潺湲兮如膏珠林崩騰兮不輟莫尚

書兮真解人開錦鏡兮清冽下潭兮更幽上竇兮双絕  
臨陵夢游而戾止兮思陵賜研以增光穆陵之御墨游  
加兮山齋至今有寒茫怪羣峯之兀兮爭拱立而來  
王誰為印書典燕說兮謂常通之可疑豈以遺世之靈  
府兮非類得以安栖爰循磴而下兮訪宋仙之丹灶以  
少休竅泉汨以齋鳴兮迎玉煉以同流  
第九曲曰公塘王志誤為公棠姚江黃氏疑之以為既  
有梨洲復有公棠梨即棠也曾是一興公而百里之內  
分据二山是也然不知公棠之本為公塘予考開慶志  
始釋然別有考舒廣平墓在山中  
賢者之所適必爭兮孫郎遺澤何茫味赤棠白杜之互



混兮一事而二山各誇其蔽芾豈知歷年久而文易為  
兮何不考遺跡於古埭吾轉惜是山之坐失孫郎兮不  
則右軍之鄰比良堪愛更徘徊而四眺兮有廣平之故  
阡嶽麓之薪火可溯兮槐堂之流派未乾歷今世豈有  
斯人兮固宜榆林之緬想其淵源晦谿兮來同泉谿兮  
伊迹洞天之靈笑人兮游錄豈可以嘿而已聊揚厲兮  
舊聞山猿谿鳥諒不鄙

剡源山川奇矣然其絕勝不可指屈非正九曲也其要  
會一在小盤谷榆林之交謝遺塵所云雲南也一在雪  
竇謝所云雲北也故國初士大夫謀避地者皆在二所  
予意欲增置諸祠宇以與宋元諸古跡相輝映苟有好

事者必不以予言為妄也一曰小萬竹山居故少恭羅  
公夢章避地處也少恭蜀人司李吾鄉實位錢忠介公  
起兵亂定蜀道尚梗無地可歸遂居山中少恭雖解官  
于士大夫往來山中者力猶能緩急之宜即其山房為  
祠而配以故鄣令袁公州佐以其衛東錢胡之功也一  
曰樞樹灣草瓢以祠故順德令貞靖周公齊曾具述禪  
之地也貞靖同心者曰故太常王公玉書故監軍周公  
元初宜合食于祠一曰蓮峯茅菴以祠故觀察節介陸  
公字燭其募兵處也舒廣平之後人曰舒神翁字方叔  
者同居方叔崎士王太常嘗為作傳死于山中節介挽  
之詩曰嗚呼方叔不死者心死者身有魂趨東海翩然



朝故君宜以配節介一曰高舉聽瀑草堂故廣文張公  
廷賓遜禫處也同心者曰邵公得魯詳見予姚江三哀  
詩二公皆姚產宜合食其餘尚多有之而予數年以來  
病癢昏忘不能詳矣然苟舉此四祠者其予可例推也  
四祠一在雲南一在雲北其無曰山川自佳何作此點  
鬼簿者焉

亡友史雪汀愛予湖語及此文嘗曰會須各繕一通勒  
之山庭及湖墅垂歿向諸弟子令未索稿不置予已棄  
之十年矣張生炳葺予文重以見亦感念故人不禁忤  
怛乃錄之

射龍將軍楊波辭

瀨梅桃渚之上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前明寧波  
衛指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遂逐  
倭寇戰于姚渚大捷明年下哨象山之鋸門昏夜見双燈  
遠至熊：閃：以為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黑風應  
弦而起一軍盡覆焉乃知其為龍也將軍時年二十有  
二先是萬氏自將軍之祖斌以佐命死滁陽壽世爵其  
文鍾死遜國其兄武死交趾三世皆以勤事不得歸骨  
招魂葬于西山至是以前軍衣冠附之所稱四忠之墓  
是也桃楮居民固呼將軍為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吾讀  
寶慶圖經是山之龍有五今世所傳祇一龍耳夫龍之  
為物主靈也其噓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焉然而其質



出于血肉之精則尚未離乎為物于是人得而養之即  
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用吾聞之  
海上居民以為龍既落其目忽變相為人就醫之家為  
之傳藥稍愈適其女從戶隙窺之則儼然鱗虫之影也  
大驚呼其父而是人已不見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  
又或言龍既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病斯言言皆  
誕妄莫之信然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世傳蘇門孫登  
為龍治疽蓋亦舊有言之者姑存之而不論焉可矣然  
則將軍之廟食將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鎮是海  
也天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外將軍之誤中于龍  
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

軍衛民之心示于無他而將軍歿為明神徒御之往來  
自有典龍釋舊嫌追接蘭廉賈寇之例以公誼相平者  
相典左提右挈佑茲東海吾言蓋決之于理而不妄也  
古之善射者曰射日曰射潮曰射石而將軍以射龍其  
技亦神矣哉將軍之裔孫翰林經乞予為揚波之辭以  
祀神其辭曰

天帝兮我：詔神龍兮晏海波双眸如炬兮誰其譙呵  
將軍兮年少一矢加遺兮靡不到夜指双眸兮成賦哨  
神光兮驟沒鞭海水兮起立狂瀾所衝兮魚腹是掇儂  
聞天帝御紫宮召海若兮戒神龍將軍衛民兮鑿赤衷  
汝自疎防兮遭彈射幸不逢豫且兮免屠圻眇能視兮



何足惜將軍叩關兮謁天帝臣志未伸海氛尚厲神龍  
作梗兮噎臣氣天帝有命兮將軍勿嘆吾今海若兮為  
調人將軍率此國瑞兮永靖國濱神龍奉教兮敢懷舊  
恨載所部兮効順願同努力兮臣之分朝潮兮夕沙驅  
鯨鯢兮屏迹結朋好兮宣帝力遺廟兮沈：古木兮蕭  
森底須山人之大招兮始降臨

海若白事小史解嘲

羅存齋爾雅翼引古今注以墨魚為海若白事小史其  
名甚雋因戲作解嘲一首

墨鄉先生游于螭淮有請謁者曰某海若白事小史也  
自慚託體尾閭廁于下吏竊聞執事高座騷壇奎芒所

庇餘瀆之沾磅薄無際願得望清光預聞閭墨之戲墨  
卿先生嗔曰嘻汝來前夫汝固百谷王之左右也研神  
亭以侍香案殆亦有年王人雖微彼江漢之來朝其以汝  
為蓬瀛之仙擬諸醜使斯夕傳宣向者汝亦嘗有知禮  
之稱豈意其居近侍而作奸也汝不聞邃古之世乎結繩  
之政久而難沿于是有書契之作世：不刊以察萬民  
以治百官苟舞文者必干嚴愆令汝駭在水曹逞其詐  
諛漢墨空描枯墨易干謬託于延安之石液典難足之  
松烟竟隨脉望已也忽焉不特蒼黃易幻抑且緇素茫  
然足則決東海之波其罪莫湔者也汝尚敢伏鷄鳥之  
餘漑流匹馬之殘涎思膏唇以自媚吾恐其為天網之



而不寬也小史對曰執事之義良竣矣雖然願畢其詞  
惟下吏之作淵累朝資其不力阿衡四方之令采為醢  
醬之需會元豐九域之終收其骨鯁之益墨魚骨若  
夫偶然遊戲為人所得以填左券忽泯其迹是則長卿  
之慢世欲示人以不惻偶一為之執事何過之潔耶且  
潔耶且夫世之竊弄此君者其誰無慚德也廟堂元老  
出納絲綸五雲之筆何所敷陳館閣耆舊清華絕羣萌  
芦依樣是為雄文臺省鵠立白簡不聞誰其批劾人云  
亦云場屋士子東塗西抹謬種流傳僥倖釋褐誰為儒  
林經史荒忽誰為文苑丹黃剝裂試對此君何者足述  
可憐墨精日以漸減以彼其人當其揮猩豪展繭紙五

鬣之精百合之髓各極精良高自化擬豈知點漆未貯  
于胸襟十笏空勞其後使隄靡黯然喪氣欲死更有點  
者筆札披猖研池狂蕩決河可徙高天可障言人人殊  
更鼓互謗詖淫邪遁莫之或抗玷我方丸用之無狀嗟  
嗟此輩下吏方欲以較宮之澤遍布墨林使其消歸烏  
有泯然無尋不須秦人之縱炬而自熄不須杜侯之投  
淵而自沈廊清荒穢庶机快心當斯時也天帝且將為  
下吏策奇勲加茂祉賜姓則曰墨胎命名則曰墨子授  
玉則墨寶成圭錫龜則墨兆興體乾苞則墨雲里祥坤  
符則墨浪傾否明罰用其墨刑紀功登于墨史若彼奚  
耿潘盛之徒追隨即墨大夫之後以充胥吏而已乃知



不朽固難造化亦自不易也執事何過之深耶墨卿先  
生嘆曰辨哉小史思以類舌遜責脩聞諸六朝試士不  
中程式罰飲墨水一斗使之內婉吾今以汝之墨飲諸  
不學者轉以辱汝或少弭其罪戾乎小史愀然請曰下  
吏之力足以療捧心之娃雅翼爾不能救面牆之墜雖  
辱何補不如乞身之為愈于是中流乘潮復化為花枝  
而去閩人呼墨  
魚為花枝

結埼亭集卷六

碑銘

明四川道御史再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忠貞  
今謚恭潔陳公神道碑銘

勤 全祖望 紹衣

世祖章皇帝追卹甲申十九忠臣吾勤陳公其一也公  
之卹典在勝國已有之後復邀 新朝之恩命而挺  
道之文未具蓋公無後凡再繼而再絕以故遲之至今  
乾隆改元諸陳請予為之子考明史所作公傳失之畧  
而家傳又失之誣乃徵之高都御史所作志銘并林都  
御史之集別為一通以畀之按公諱良謨原名天二字



士亮一字賓日宋文介公未之後崇禎平未進士釋褐  
雲南大理府推官滇中道遠而土瘠筮仕者多畏之及  
公謁選而銓司屬有大理一缺或曰盍少待之公曰擇  
地而仕非貞臣也慨然請行至則以法清浪穹民屯積  
逋之困蠲侵歲糧東晉湖為趙州七却所仰給而漢邑  
亦資其啟閉常兩爭之公立二匣于湖蓄洩以均因豁  
湖中新增夏稅練兵禦寇六載以考最召對時思宗方  
講敬天之學諭一切章奏箋表不得褻用天字乃御筆  
為之更名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川中公為人木訥不妄  
言笑每當廣座諸人論辨蜂起公獨嘿然其居官循分  
盡職不與時風衆勢相和知于世間所謂黨部門戶流

品之說不曉也時流寇鴟張天子倚督相楊嗣昌以平  
賊賜劍出征初亦負時望及大用後日以舛謬自其用  
熊文燦為摠制大壞國事不得已親出嗣昌故楚人不  
欲流賊塗炭鄉里思縱之入蜀而徐圖之而公之巡按  
甫至公之在朝也不甚知嗣昌心迹猶以前此人望謂  
其才為可倚既抵蜀亦不知其將以蜀為壑躬閱關隘  
飭文武為堵勒計初公奉勅專任城守以衛蜀王已而  
又有監軍之命行間功罪無所不豫獨勒撫進止机宜  
聽之撫鎮而撫鎮又受督相節制蜀撫卽提春亦良吏  
顧嗣昌不之喜欲誤其事而陷之公時調兵食以佐  
提春賊遷延東去復自己巫入楚嗣昌始終思撫賊公



謂捷春仍調兵合東北一鎮以堵賊又言川中間道最多宜防詭師又極言賊之不可撫捷春既于嗣昌不能盡行公言而賊果乘虛自巴霧渡開新公恐其薄城都晝夜講求守禦之法賊偵知有備不復至嗣昌委新開之過于捷春有詔逮問并奪公職令殺賊自贖公之受事也嘗奏言督師寔心辨賊其功可就識者知公樸誠將為嗣昌所賣至是而驗及秦兵報瀘州之捷斬首一千三百餘嗣昌夸為大捷而公覆按有瀘州官民無首一疏極言秦將之欺負時取官民死事之乃知嗣昌之誤國而賊已自蜀入楚襄王被害嗣昌聞報自裁天子為之盱食命公留蜀以任後事再逾年始代還以乞假

省親歸公之歸也同里林大行繭菴迎質之曰聞公前此有獎武陵之疏然否公嘆息曰良有之不知其方寸一至此也大行笑曰公從西臺出獨不知其排黃石齋殺盧九台陷楊梳部害孫白谷引陳新甲熊文燦耶而尚信之耶公謝曰是吾罪也蓋公之醇厚有如此者迺命補原官視太倉時國事已去京師在官者皆求南下以避禍公瀕行獨呼畫師寫照而後發或問之曰此委身而去之日也生還其可望耶甲申三月十九日城陷作書二函一上太孺人一以與承祧子久樞賦絕命詞示其客李芳泰公之少姬時氏燕人也時年十八已有孕公欲使僕從護之南行不可欲遣歸其家不可請先



公死腕弱結縲不急公助之嘆曰一婦人乃如此時氏  
氣絕公乃自縊時年五十有六義僕周明以公柩及時  
氏柩歸鄞人相率焚香迎拜哭之南都贈太僕寺卿謚  
恭愍東江加贈右副都御史謚忠貞  
世祖章皇帝賜謚恭潔命有司致地七十畝以祀之董  
戶部守諭嘗曰三代以來未有不好名者賓日不好名  
其殺身所以獨真也至于公與嗣昌始末自少知人之  
鑒此不足為公諱顏魯公尚為賀蘭進明所欺况他人  
乎陳氏家傳乃謂公早草疏欲糾嗣昌或援召齋黃公  
之禍以危公是以中止是則欲為公回護知人之哲而  
反証公以見義不為之懦夫以失察咎公是不知也如

家傳之言是無勇也不知之過如日月之食不久而更  
此公所以終暴其瀘州之欺罔也無勇之過則持祿養  
交以與干誤國之罪是小人之歸其以愛公而証公不  
亦愚乎又云公于嗣昌死後劾之遂進削其官爵按嗣  
昌身後未嘗褫奪也諸公不審引入志乘可謂疎矣是  
不可以不辨公之墓在城南蔣監橋其祠在城北婆蘿  
國乃又為之銘曰  
公之大節足感信公五百餘年魂夢早通失于武陵不  
害其忠粹然心迹天日昭融彼諱之者造或愚蒙我銘  
公墓据實折衷

明直隸寧國知府王慶錢公神道表



明萬曆中臨江知府錢公若廢在儀部以選妃事得罪  
神廟神廟欲得間殺之既出守會勘故御史劉公為江  
陵所陷狀江西故撫臣坐是遣戍諸貴人之右江撫者  
怒乃以其嚴刑捕盜賊目為酷吏峻其語上聞神宗大  
怒詔置之死三法司諸臣救之不能得臺省救之不能  
得臨江之士民連年赴闕救之者以千餘人率不能得  
閣臣申文定公苛心知其冤乃與理臣密議連年請緩  
決而以長繫徐為之圖長繫三十七年終不得出萬曆  
四十七年己未臨江之少公敬忠成進士臨江三子皆  
授經于獄中少公當臨江下獄時祇一歲至是不赴大  
對而歸作誓墓文繫眷省其父獄中還京因服讞冤于

朝時熹宗新即位未改元也其疏曰臣敬忠冒死言臣  
伏覩恩詔一款內外現監應決重犯情罪有可矜疑准  
與辨明開豁欵此直累世聖仁好生之德罪疑惟輕之  
至心臣父錢若廢歷官臨江知府臨江盜賊淵藪臣父  
刻意剪鋤刑罰不撓強項執法屢忤當事浸淫致撫按  
劾奏杖斃多命乞賜罷黜奉旨提問撫按初招以淹禁  
多囚擬杖為民後以聖旨嚴責遂弔取監簿內病故囚  
犯槩作杖斃坐酷擬遣復奉嚴旨從重擬罪法司執稱  
酷吏律止為民增例充軍亦以從重或再加邊遠烟瘴  
此外更無律例可引止有懷挾私仇故禁平民致死律  
一條以可比擬若廢招內杖禁死者查未細開事犯必



有無罪平民但揆之懷挾私仇之條又若有間臣等未  
敢輕擬取自上裁竟奉聖旨監候處決夫曰必有曰似  
可實憑空臆度之詞無何巡按御史朱鴻謨勘得招內  
監故人犯皆強竊盜賊並無無罪平民且有在外病亡  
或已經發配或從未到官或當時省發不宜槩稱監故  
勘的在案則法司所謂必有無罪平民者非真臆度殆  
為襟引以定從重擬罪之嚴旨耳嗣後卹刑員外袁一  
虬疏稱若廢情罪可原謂江西諸郡惟臨江盜賊繁夥  
號為難治若廢念欲保全善類當先制伏凶頑稍厲威  
嚴多用鞭撻復因囹圄拘禁致多累死咎在求治太急  
嫉惡太深原非以酷濟貪故為殘忍斯其情有可矜者

按律故禁之條蓋為官吏懷挾私仇將無罪平人故意  
監禁因而致死今查若廢招開監斃人數如盜賊楊班  
九等係應該考訊之人其徒杖罪人彭亮一等亦皆犯  
在有司本與平人有間以官治民因事用法亦與懷挾  
故禁者不同邂逅致死律應勿論此其罪有可疑者又  
大理卿曾同身疏稱四品職官為獄囚盜賊抵命國家  
二百年來所未有同身名臣即臣父所治江右人非但  
執筆之平亦出見聞之確又刑部主事黃道賸疏稱若  
廢之獄按臣以為當成法司以為當成陛下獨令從重  
論死且若廢青年守郡攻鋤太甚至於操持並無可議  
是以今雖繫獄民共惜之不避斧鉞赴闕籲訴無非人



心之公又工科給事中唐克欽疏稱若廢意主于嫉惡  
守嚴于茹水江右之民屢為若廢訟寃何止千人此千  
餘人者可以驅率蔽色而動乎又戶部員外聞道立疏  
稱刑法不可使有偏重若廢所犯典被逮知州方復乾  
情同復乾照新例充軍若廢竟坐大辟犯同而罪異乞  
廣欽卹以一法紀臣畧舉諸疏凡皆謂臣父法不應死  
也至于臨江合郡小民每年控訴各衙門及各衙門勘  
審條陳案卷盈箱凡充棟未敢校舉以瀆聖聰哭思以  
嚴訊盜賊而謂之酷刑杖斃寃矣原奉杖斃多命乃取  
監故罪囚繫充杖斃抑又寃矣至將現在之人誣充監  
故之數寃之又寃矣即以酷論亦律止為民例止遣戍

乃以盜賊為平民應禁為故禁而比例律入死自為民  
而遣戍自遣戍而瘴軍自瘴軍而大辟因一時之聖怒  
傳會加苛深幽黑獄忽三十七年今已七十九歲每  
年熱審既以去天萬里而不獲開五年欽卹又以懼干  
天威而不敢釋即如萬曆四十二年恩詔有情罪矜疑  
不合律例及七十以上篤疾癘疾者許該衙門奏請辦  
理臣兄弟號訴撫按撫按明知臣父情罪老疾俱合詔  
條第恐聖怒不測未敢題釋遂令光天化日之下有此  
偏枯寃橫之夫恭遇皇上誕膺寶歷大慶覃恩驚疑詔  
書一年再霽但無死法咸得生門若臣父幽囚四紀年  
及八旬初招未協再騰廷慰平反之章特旨處分屢勤



大小臣工諫諍之疏現今痿痺風廢七年又與篤疾減  
死例合臣甫脫胞胎見父陷獄自稍有知即欲以臣餘  
年及父未死代父伏法而叩閣無策愧彼緹縈幸叨國  
家培眷忝中南宮得奉大對于廷而忽聞父病危篤重  
瀕星馳冀一訣父于獄臣父見臣不遑廷試甫訖就省  
悲喜交集絕而復甦豈意尚延八十一息之殘人幸際  
三朝四赦之曠典且神祖遺詔廢者起錮者釋註誤者  
典雪與復皇恩至渥也憶神祖初錮臣父而風霆無竟  
日之怒臣敢涕泣終竟言之臣父為京官時愚戇得罪  
權要別構蜚語聞于神祖致觸雷霆故道賸諫疏有云  
若廢罪犯正宜察諸細民之言以備處分乃不之聽又

從而罪之夫事以虛心聽之則可怒以成心聽之則可  
怒臣願陛下祛成心擴虛心以天下法謝天下獄志歸  
之平恕而止當時神祖詰責道賸致蒙降處給諫救之  
亦止奪俸使道賸寺而在神祖遺詔且用之矣况釋一  
久錮之累臣哉伏乞勅下法司察臣父坐辟時撫按原  
招刑部原擬並無死法廷臣奏贖官私案卷皆稱冤枉  
今監禁四紀老廢篤疾又合驚疑律例况逢遺詔覃恩  
及臣父一刻未死還獲本寺原擬罪名或於垂死槩從  
開豁則國法衡平皇恩普浹臣生、世、捐軀殞首以  
報陛下再生之德必不俞允臣請願代父繫獄使臣父  
幸遂首邱臣復稍申反哺即與全活之恩寺無有量寔



不忍見父瘦死獄中臣獨偷生地下垢辱賢書點汙聖  
世得旨令部臣集議而部院遷延未暇問及也公再疏  
言臣父罪不至死法司坐以律外之死雖然廷臣有奏  
牘官私有案卷朝野士民有公論臣非敢以人子一偏  
之說而冀洗臣父數十年來之冤抑但以臣父朝不及  
夕臣生不如死之苦縷為聖朝愬之臣父下獄時年  
未及四十臣甫週一歲未有所知祖父祖母年俱六十  
見臣父就獄兩歲之中相繼腸斷而死未几嫡母張氏  
年未五十以憂怖死臣父有子之妾二人一時改嫁子  
母生離兩弟以憶母五歲而殤兩姊既喪嫡母別無親  
人日夜號咷成疾未嫁而歿止餘臣兄弟三人俱斷乳

未几相依園土父以刀俎殘喘實無母師之事父子四  
人聚處糞溷之中推燥就濕抱哺煦濡每洒血和銘舍  
酸授簡未嘗不以神宗皇帝緩死長繫之恩為臣言之  
也無一日不以臣死忠子死孝之義為臣嗚咽勉之也  
滿望臣等長大能識忠孝兩字庶几幹蠱蓋愆戴盆之  
下猶有見天之日臣自一歲而至三十八歲矣桁楊桎  
櫃之間沮洳臭穢之地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臣父而自  
強年而艾而耄而今且耄矣每涉旬月迫季冬天  
光沉陰命危朝露或三日不食以待晝或仰天扼吭以  
求絕昔人所謂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死市者以日為  
短臣父三十七年之中兼嘗其惡趣但賒一死而冤苦



窮抑寔倍于死矣即真正酷吏受此業報亦足以懲矣  
臣在童年不忍屢睹之每以頭觸園牆欲自刎而死臣  
父強慰之曰汝今雖死無益于父此非汝死時也臣尔  
時無以自寬亦惟有淚受書庶几稍能豎立不至父  
子并命園扉臣強顏苟活求取功名專為救父耳今臣  
忝中萬歷四十七年會試行將奉大對于廷而臣腐心  
嚙指深念通籍之日即為致身之始苟無父何有身臣  
尚不得自有其身而又何身之可致退既不能為人子  
而進又安可為人臣又忽聞臣父抱病危篤遂重繭星  
馳寧妨廷試之期不忍不一訣父于獄臣父愴怛困憊  
中見臣章擢南宮甫旬就省不半月而達江西哀臣卒

楚骨立悲喜參并絕而復蘇且幽拘日久氣血盡衰監  
房卑濕蒸成鬱毒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瘍滿身更患  
脚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  
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寔與死一間耳只今死於  
獄中與死于牖下亦止在旦夕間耳但臣為人子年已  
長大身玷衣冠自兒童時不忍見父受苦今何能兩眼  
看父斷送園中且何能手持父屍獨生出獄門臣尔時  
必無逃于一死而尔時死寃何益生為行尸死為冤鬼  
臣不揣昧死僥倖願以臣餘年及臣父猶未死代父伏  
法使臣兩兄得裹父殘軀昇至祖父母之墓洒血長號  
一寫終天之痛而臣父得免于拖尸之惡名臣雖身首



異處死有餘崇含笑入地矣今三朝大需草木向榮內  
外現監死罪重囚得以驚疑覆審免死充軍者何止百  
千臣父雖處大辟然不過以必有一字委曲比例而入  
之非真犯死罪為審部所不及者也撫按原招法司原  
擬俱止充軍並無罪比又不比尋常疑罪尚須覆審者  
也倘得引矜疑免死之詔接老疾釋放之條使向之比  
例而入者今亦得比例而出此真聖朝哀老泣血之弘仁  
但臣迫切之至情亦不敢必以此僥倖于聖世惟願以  
臣之死易父之死以臣死于父後之死翻作死于父前  
之死臣庶得稍舒毛裏泣流之血仰矜獄中舐犢之私  
使人子有自致之心明一體無不分之痛不特臣父子

生死刑骨啣恩而我皇上不遺之孝與我皇祖不測之  
威並行不悖新政益光矣臣聞太祖高皇帝時犯大辟  
者其家屬多請代刑率蒙寬宥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  
為多如黃巖陳叔宏坐贓論死其子圭請代太祖喜欲  
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為國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  
路遂論如法議者惜圭之死不知圭當日之志原不望  
生他如蘇州戴用之代父王敬之代兄率俞所請不可  
殫述既以杜人奸請因以成人孝弟聖明舉動萬出尋  
常祖武可繩芳規不遠用敢洒血具疏伏乞皇上憫哺  
烏之私情矜投兔之窘迫賜臣一死貸父殘生即今時  
方春煦或未遽行刑乞先勅法司牧臣于獄及臣父一



刻未死放還鄉里及臣一刻猶生見父出獄則臣欣趨  
地獄真不啻登仙而一介豎儒且得典文武官員移封  
移贈者同仰罔極之報共沾錫類之仁臣父寬典不寬  
無敢深辨而臣業已死心灰骨決不敢冀再生以負皇  
上矣疏上通政司以此案已經發議不必瀆請且其言  
過峻弗敢上也初公入京時已草代死之疏先以呈之  
蒲州韓公韓公謂代死久無此事恐不得俞旨不如詳  
序本末辨寬當自邀寬典耳倘不得辨請死未晚公乃  
改為顧寬疏上之而遲久未得法司之議乃復上此疏  
然率為匪臣所格公三疏言臣為蒙皇上好生之恩准  
將臣父罪案發廷臣集議臣待命數月未有成議臣以

臣父六十之年朝不及夕情急願代死以釋父匪臣不  
肯為臣奏聞原匪臣之意將以待廷臣之議也廷臣果  
議則臣父或邀寬典亦不必以不祥之言妄叩彤墀今  
廷臣寂然是將以臣父為神宗皇帝不赦之辟萬無所  
容解網之恩雖有皇上集議之命臣終不得矜覆盆之  
雪此臣所以不得不以不祥之言請代死也而匪臣終  
格之臣更何望是臣之窮途終無告也臣思臣父本身  
居官本末尚有可原但臣始而訟寬不敢言父之非酷  
而但言父所犯酷吏之罪不至于死繼而請以身代并  
不敢言臣父之罪可以無死而但求代父之死臣之下  
悃亦已極矣夫人疴瘵疾痛則呼父母呼父母而不得



則呼天皇上為天下大父其尊則天也寧容坐視臣之  
狂呼至於生理將盡而不為一雪且臣叨國家培養得  
沐鴻恩登名天府亦與凡民有間矣凡民有難遂之情  
皇上尚將體之不忍使一物不得其所蓋中和位育之  
功也臣之所處較凡民更進一等况幸得豫神宗皇帝  
大行前一年之選雖草茅下體亦妄思自附于鼎湖弓  
劍之末又幸得豫皇上龍飛之慶雖未經釋褐亦妄思  
自附于向陽草木之流故敢觸冒萬死以輸其情今不  
特為父求生不得抑且為己求死不得傷矣聞之古人  
云死貴得所臣今總拚一死但得所為難倘蒙代父而  
死臣雖死猶生將以懽笑而死倘不得請卒以父死俱

死臣且死而不瞑以神宗皇帝及皇上辜恩遍于宇內  
使臣以強死倘若亦滿朝之所不忍也伏乞皇上取  
臣所收臣前疏垂覽格外准臣所請臣度日如年以望  
賜死之命公復恐通政司阻之乃因服跪午門前泣血  
求閣部諸臣為之轉請而江右在京者徐公良彥姜公  
曰廣吳公士元徐公天衢王公振奇亦出公揭為之申  
請公之同年姚公希孟孔公開運陳公子壯倪公啟祚  
丁公乾學力言之當道倪公又與李公廷森謀其事於  
部又有陝人陸宗本者為之經營而邠公元標方在刑  
部乃促令法司議之議入得肯錢敬忠為父呼冤請以  
身代其情可哀女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准將錢若賡



免死放還鄉里公自京赴江西奉父歸浙公之伏闕也  
又作誓天文要以必死率遂其志乃以壬戌補奉天對  
謁選得刑部主事丁外艱除服璫禍方熾林居不出公  
之成進士也出涿鹿馮銓門至是涿鹿方昵于璫呼吸  
通風雲而公若將浼焉戊辰南京御史沈希韶疏言敬  
忠泣血長安道上三年而出父子獄精誠上通帝座馮  
銓炙手可熱敬忠不肯一為俯首如水不波宜亟加擢  
用以重學使銓衡之選乃詔起公原官浙江巡按御史  
郭必昌亦薦公孝不忘親甘心去國宜加大用而公以  
生母田氏病甚念嫡兄二人在不得接終養之例乃乞  
休奉母凡二十年再補原官出為寧國守罷歸甲申之

難公重趼赴南京福王稱制公于六月朔日上疏曰皇  
上所親邁之難與三月十九日開闢未有之變終一念  
及則踏地跼天行屍走向不覺魄以離魂生不如死獨  
念國破君亡雖陵寢震驚鐘簋非故猶賴東南半壁何  
止一成一旅而皇上淵耀天飛依然有君則自五月四  
日監國以來乃至五月望日登基以後皇上一大事因  
緣朝野一正經題目除却討賊復仇吃緊外更無典為  
第二義者賊一日未討則一日未有君一日未有父不  
可為臣不可為子今觀舉朝諸臣似以三月十九日之  
事亦未為地覆天翻千古非常之奇變如以為奇變當  
必有洗胃刮腸一番痛心之設施乃兩月以來立網陳



紀張官置吏亦既濟：彬：且章滿公車言滿朝聽而  
討賊復仇之事未聞有痛哭流涕為皇上一贊決者亦  
未見有單肩赤脊為皇上一亟圖者天下無無父之國  
匹夫有必報之仇不諗諸臣忠愛竟當為皇上作何籌  
計興言及此臣不敢深言亦不忍深年百年以來功利  
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濟一品未  
識君父二字者致有今日夫復何言以今日世道人心  
恢復大事諸臣已不足恃獨有皇上不共戴天一念果  
可徹地通天反風却日決不愁萬靈不護呵羣力不輻  
輳也滕文公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孟子勗之  
曰是不可以他求者也世子遂奮然曰是誠在我人亦

以是為皇上決發其机皇上乘不共戴天之舟而以是  
誠在我為舵策不共戴天之馬而以是誠在我為鞭不  
但轟：烈：誓不與賊俱生尤當汲：皇：惟恐賊或  
早死倘賊惡貫盈自遣天戮如祿山思明逆孽反噬自  
是天罰有罪或可以快通國萬姓同仇之志而未足以  
了皇上一念自致之誠則亦未為光明俊偉之事業也  
臣昧死請我皇上無煩再計不候終朝推瞿然天席之  
情挺身漲起效素服哭郊之事洒淚誓師懸詔國門布  
告天下親率敢死之士一往無前滅此朝食四海之  
內義稱臣子者各：捐貲賈勇以佐軍現有職司者在  
在練兵轉餉而接濟萬事不理單刀直入即有謂萬乘



之孝典匹夫不同孤注之危非萬全良策者彼雖陳議  
甚高吾思吾父不能頌矣即令殘破地方姑置勿論其  
未經兵火者南直十款郡而外江浙閩廣皆雄藩也誠  
早以訓練轉輸專責之師帥之任十款萬子弟兵數百  
萬糧草何慮不首尾接應只須掀翻格套使餉罄盡舒  
寬假便宜令膽智畢吐庶幾真才仁我作使君復一瓢  
衆輿十羊九牧徒相典蒿日而憂無兵無餉真是向飯  
籬邊愁餓死耳且用兵用其氣者也氣一而作再而衰  
三而竭不獨士民之氣朝盈暮涸即皇上一身之氣寧  
無朝暮乎今聖懷揣慕猶在惓惓愴愴之餘輿情亦正  
當鬱勃滿盈之會及其鋒而用之猶可以逞更爾歲月

歲延日忘日去痛癢一脈者猶將衰憤漸平慘舒隔體  
者能保肝胆如昨乎五員欲報父仇夜行晝伏未嘗須  
吏忘卸一旦聞平王死夜坐而泣于室痛仇人之不我  
待也以為他日鞭尸扶眼不如手把仇人而搥其胸之  
快也况兵久變生將以老而愈猶愈奸師以老而愈驕  
愈憊文武將相之間帥伍軍民之內且有互為投刺交  
相魚月者徒資逆賊之鷓蚌安望鯨鯢之立殛乎在事  
諸臣必詆臣腐儒不諳時務不曰祖宗社稷為重必曰  
輕舉躁動為殃臣亦何敢不謂其然獨恨功利之毒自  
錮：人聽其言洋洋：至理捫心自揣我亦非其本懷也  
從來悞人家國貽羞千載何嘗不據一面之理臣唯願



皇上存救蹶草芥之心不緩被髮纓冠之舉思五員夜  
泣之悲早決枕戈待旦之計除凶雪恥遠迹康宣抑亦  
以懼亂賊扶綱常正人心息邪說否則無父無君不知  
其所終矣得旨錢敬忠有何異謀可足兵食以便恢復  
着再奏公再疏言臣通籍廿餘年實歷不及二載未曾  
司兵司餉但以為皇上終發意親征即世界人心登時  
一變便是中興氣象皇上無意親征一任諸臣悠、布  
砌忍他日求為偏安而卒不可得從來創業中興罕有  
不親事戎行坐而遣將者况我皇上此番是為君父報  
仇義當不共戴天又不比漢光武昭烈不過以一姓圖  
再興成敗利鈍可付諸天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庶人有

必報父仇之志鬼神猶且祐之况天子肯發不共戴天之  
心而苟有不萬全之患則世間真無復有君父二字矣  
乃至有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者尚慮食多  
何患食少信陵救趙勅晉鄙兵令軍中獨子無兄弟者  
歸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兄弟懋諭遣歸尚慮  
兵多何愁兵少未聞限定几許成數必待取盈而後舉  
一一皆如王翦破楚非六十萬人不可者也况兵四鎮  
之兵布散淮甸左鎮之兵雄據上海少以萬計多以數  
十萬計者此非吾兵乎不促之勦賊坐券此輩令漢獵  
吾赤子乎昔年饋運艱難三千鍾而致一石曰餉不足  
今漕艘萬計挹彼注茲如左右手亦曰餉不足然則士



飽馬騰當待何日而可乎且孔子有足食足兵之說隨  
即有去食去兵之說今日為君父報仇正所謂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即去兵去食猶不可以已而况兵食  
不憂不足耶皇上誠赫然發憤立勅當事諸臣料理部  
署現在兵馬實得若干徵發兵馬可得若干現在糧草  
可給几時接濟糧草勒限几時督令閣臣中兼任將相  
素嫻軍旅如史可法馬士英王鐸三臣分統五帥大兵  
敵行前驅皇上親率禁旅精銳為中權而擇督撫中之  
夙有材幹者數人督令直省州懸練兵積粟陸續填補  
接濟以後為勁其三臣中或有願効居守者不妨留一  
人典文武大僚之才堪彈壓者鎮守南京以當蕭何関

中轉餉補軍之任其紳衿豪俠閭里驍雄願率子弟親  
兵及忠義勇士自備糧草扈蹕西征者登署姓名聽其  
扼要爭奇以自圖報効題目既正神彩一新先殺可人  
奪人壁壘旌旂變色如秦襄征西為祖報仇而婦人女  
子亦知勇于赴敵以今方古固當勝之彼諸弁中縱有  
素懷跋扈者敢不警于名義奉我鞭笞苟非乘時決起  
萬一有揚言為我報仇滅闖賊而自得其地此時雖有  
巧者莫措其手究竟將何結局乎臣又不忍言矣得旨  
報聞公三疏言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請討當時以兩國  
論魯為齊弱久矣就魯一國論征伐自大夫久矣然使  
魯公乘仲尼之一告躬率三子以抗齊則三子必無詞



以抗魯君一舉而弱魯化為雄魯今天下大勢之所在  
淮徐之四鎮與荆襄之左閩粵之鄭其為極重無疑也  
廟堂諸老非有張良之智裴度之忠李德裕之才與識  
不過以定策而枋國耳責大臣以督諸鎮何異命孔子  
以告三家責諸鎮以勦元凶何異告三家以討陳氏大  
勢輕重已可驗矣而幸有反輕為重之一机全賴于討  
賊復仇之精誠昔者楚漢之爭天下之勢重在楚不在  
漢三老董公遮說于是義帝之喪一發而天下大勢盡  
歸重于劉楚漢輕重之勢即當日齊魯輕重之勢亦即  
今日我與賊輕重之勢及廷臣與諸鎮輕重之勢也而  
漢高祖早握其機以成帝業此我今日君臣所當共念

者也昔者晉欒卻弑厲公立十四齡之悼公晉國之勢  
重在欒卻不在悼公公名羣大夫而誓之曰人之求君  
以出令也令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  
今日于是諸大夫羣然稽首唯命是聽而晉國大勢盡  
歸于公夫悼公與欒卻輩輕重之勢即孔子當日哀公  
與三家輕重之勢亦即今日我皇上與諸大臣諸鎮臣  
輕重之勢也而悼公能早握其机以致中興此又我皇  
上今日所當獨念者也然則舍此一着何言宗祏百姓  
即欲為皇上圖一身亦無計矣何言恢復一統即欲為  
皇上保半壁亦無計矣蓋皇上一失此机則浸假而移  
于柄臣又浸假而落于雄鎮且侵假而倒授于賊矣今



登萊等處未睹詔書猶為我大明堅守民心思漢可知而山東道上土賊多熾結蟻聚亦止以未識共主統思跳梁若親征之詔一下在在轉相鼓動忠義者益堅頂戴燔聚者亦備驅除天兵所臨如湯沃雪皇上試取兩者對觀則一身輕重之勢其轉圜昭然可睹乃當事諸臣四顧躊躇動憂兵食且餽之乎竒謀異計佐此籌此皆推託解免之詞此机一失此勢不回天下事未知稅駕偏安且不可得臣從此不敢發口妄言矣臣臣以公累瀆不上公既連上三疏待命逾月廡堂充耳怏怏失志乃歸硤石之寓亭自稱崇禎遣臣卧病不出公之連上三疏也預憂朋黨互為援刺四鎮交相魚肉

之禍不旋踵而文武諸臣皆蹈其轍又逆料流賊不能久據京師必有逐而得之者不旋踵而天兵入關又大殺疾呼以為一失此机且移于柄臣及諸鎮不旋踵而晉陽之甲起每晨夕讀科抄未嘗不撫膺慟哭自嘆其不幸而言多中也次年公病已亟聞天兵已渡江遂勿藥以六月望後一日卒公生平喜聚書終日丹黃不倦其手批書至數千卷預不甚精于吏治簿書旁午非其長也少與李侍郎樞同居相善已而有隙侍郎晚遭金盆之誣公為刑部力白之生平大節為孝子為忠臣家國情事俱當于古人中求之明史不為公立傳百年以來知之者鮮矣公初寓居禾中故殯于硤石之審小查



職方繼佐嘗為之銘及歸葬皋前之青山墓上之文未  
具三從孫中盛來乞予言予乃節畧前後疏為文以勒  
諸墓予讀宋史最嫌所載奏疏之冗令人生憤不欲踵  
之而公之諸疏又似不可沒也乃破戒錄之公諱敬忠  
字孝直一字玉塵浙之寧波府鄞縣城東芍藥池人明  
初以待郎管廣西布政使與之五世孫江西信豐縣知  
縣崑之曾孫封禮部主事鳳午孫臨江知府若賡子生  
于萬曆辛巳年五月初四日娶楊氏所著有偶存集子  
光緒昭繡並能詩而光緒尤有名其銘曰  
孝則已申忠則未遂墓門流泉潛者淚故國山河同  
此破碎試讀予文寒芒不墜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鄧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 王師南下揚州失守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

已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  
城死于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時  
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  
望其還見于其姻家董戶部德偁之詩閣部之死于南  
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王公之死也以應泰軍  
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  
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  
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繡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  
簡公佐之孫也公某廕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



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陴馬  
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効乃以同  
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于饒口外則諸鎮不用  
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簽事持節閣部怜公一日謂  
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于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以  
為後圖公曰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  
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鄆人也與公  
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殞于兵嗚呼公志在死節留都  
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為孝陵弓劍之光正不  
必謂定偕焉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部  
身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為莊簡之孫而有光

于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修明史已為公立附傳于閣部卷中頌猶  
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泰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  
其已為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樵史則  
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偁子允  
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父  
而死一子兆彥有異才以公之殉于揚州也不忍家居  
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  
兆彥詩尤二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閔中孫豹人皆推之  
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予銘公墓予故章  
連附志之其銘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  
作葆茲家聲

鮎埼亭集卷七

碑銘

明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尚書  
謚忠介錢公神道第二碑銘

鄞 全祖望 瑤 紹衣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  
閏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于鄞大兵之下  
浙也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貝勒即  
今之葵知府事以聞語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  
舍中啜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諸弟已為之治身後事  
節之負生董公志寧首謀倡義聚諸生于學宮王公家



勤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煬毛公聚奎和之遍謁諸鄉老而莫敢應即所云六狂生者也初十日之蔡輸糧于貝勒至姚江姚之故九江道僉事孫公嘉績故吏部都給事中熊公汝霖已起兵之蔡以道斷回鄞公于是夜輿疾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公以書來鄞約其門下士故吏部都給事中林公時對為之後繼次日林公謀之諸鄉老終莫敢應六狂生皇皇計無所出宇煬故與公同席研相善途中聞公至已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于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蔡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

謹敬動地有戴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敬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線視師之蔡乞哀于百姓百姓為之請乃斬聞語以徇故搃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束裝擬見貝勒害公所為乃貽書之仁謂渝、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為壽公時年未四十故有稚紳之謂會公亦遣志寧等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志寧等令具燕犒三賓不然外人未之



知也方以為殺公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御老  
大會于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執中對衆朗誦三  
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因問公曰是當殺以祭纛  
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十  
萬金以充餉乃釋之是日會稽義兵至西興貝勃遇  
害于江上公以是月十八日奉箋迎請魯王監國二十  
八日再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吳王途中加公  
太僕寺少卿既至再加僉右都御史分汎灰滙公四疏  
辭新命兼力言爵賞宜慎不可蹈蔽王覆轍濫予名器  
因固請以原銜署事并辭諸弟姪從軍之受爵者十月  
樞輔張公國維約諸軍以初八日始連戰十日公與諸

軍斬戮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是役也前鋒鍾鼎新用火  
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  
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其軍械以歸時浙西諸府州並  
起義兵蘓松嘉湖列營數百而浙東又建國杭州孤懸  
危甚以兵急攻平湖平湖之主兵者為屠翰林象美書  
生不曉軍事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  
國初起江上遠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用公言則大  
兵進退兩顧杭州不復能守可廷渡三吳以窺白下而  
坐失此會此足以見  
聖朝之得天命也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故搃兵方  
國安自浙西來軍最盛之仁次之號為正兵諸義兵倚



毗焉而皆無遠畧國安尤暴橫于是議取浙東之正餉以予正兵而義兵取給于富室樂輸之餉謂之義餉識者已知其無成交爭之不能得未幾正兵并取義餉而義兵隨無所取給餉臣不能應公所派者為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檄二縣不必支應蓋以為之仁地也于是公屢疏入告王不能詰但以閣臣張公國維叙功十授功再加右副都御史公疏言臣郡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給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畧机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禽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

欲為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冊所載冒榮苟祿惠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莫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王不許而閣中頒詔之議又起時唐王即位閩中以詔來張公國維熊公汝霖以唐魯皆係宗藩非有親疎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之事成敗者帝若一稱臣于唐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于閩則王之號令不行因議却之朱公大典與公議以大敵在前而百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侄以報命未為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



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于是議大不合原諸公之論  
各有所見皆未可非但當和衷以求其平而方王諸帥  
忘朱典公遂謂公不受副都之命是懷二心于閩公不  
得已鬱鬱受官而餉仍不至王以內臣容鳳儀李國  
輔兼制軍餉公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于是諸藩既惡  
公而內臣又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然感激公  
忠義相依不散至行乞于道卒無叛者于是公連疏乞  
餉數十上而餉終不至太僕寺卿陳公潛夫之起兵也  
以家財養軍及財竭支四百金之餉于餉臣而不得公  
言潛夫破家為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  
營因為潛夫請餉并力言軍費之當均王是公言而無

若方王何公疏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  
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  
甚鉅證贈廕恤未協輿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  
國俊以戚畹倚強藩權佯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  
繼進言主上以為不必几于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  
罔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冒  
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  
祥面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哀  
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迴翔楚棟之下八也  
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鴉音不改九也此猶枝葉  
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以千百以水死滴



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餓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  
戰死絳剝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倚舟為  
命令士卒爭舟小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抄掠雞犬不  
遺以財死富民即曰應輸非有罪于官也而拘繫之有  
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衿  
惡棍羅織御里以為生涯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  
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絀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  
之一髮凜凜乎將以虜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臣不知  
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  
在方軍遙相呼應見公疏皆恨甚國俊遂飽魚金引三  
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相與共擠公王加公兵部右侍

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閩中遣大學士黃鳴駿來浙欲  
盡料八府之糧以去閩中故無是舉乃馬士英阮大鍼  
交構二國之言公致箋于鳴駿以公義動之即此可以  
見公之未嘗有私于閩而諸帥之謗不止孫公督師西  
出將由龔山渡而揚穀由江口林公時對方監其軍高  
之于公公復書謂宜防陰平之詭道不當專備江口且  
孫公軍行似亦不當在威嶺瓜滙龍塘之地時公懼馬阮  
之為患也于是公以無餉與孫公嘉績連名請以兵歸  
開遠伯吳凱不許尋以謀言王師將以海道來乃移公  
守滙海公既終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  
舉義而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



家丁數人從軍自効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蜚語以為  
公將棄軍逃入閩先是閩詔之頒浙也并賜倡義諸臣  
勅命加以官爵公嘗奉表稱謝遂為諸帥口實甚且有  
令壯士刳取公首者公于是棄軍拜表即行言臣從今  
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踪跡斷不入閩以遭殄  
滅遂之温州避人王得䟽大駭知公不可留乃降旨令  
往海上同藩臣王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  
三吳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斌卿以舟迎公入翁  
洲王加公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公辭不受是為丙戌  
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公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名之  
公以江上之嫌不赴及江上破公由海道入閩請急提

兵出閩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為戒閩中優  
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公䟽言故太學士孫公嘉績  
之忠為之請卹而閩中又破公避難于福清展轉文石  
海壇之間與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  
其後并無所得薯則食薯之枯者拾青茅以當薪嘗夜  
涉絕谷足盡裂乃從浮屠碧居祝髮以免物色然其題  
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裡歸途還  
在這邊識者以為非緇流也乃稍：有從公問學者公  
賴其脩脯以自給已而聞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往諸  
島間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王至浪江入覲王大喜時文  
臣在王側者只熊公汝霖孫公嘉績之子延齡年尚少馬



公思理位雖在熊上然非越中舊位也彩推馬公熊公直閣而已署兵部公至以公自代公泣陳無功請以侍郎署部事不許公疏言兵部之說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于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擒賊為功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携資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閩當驅臣兵為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舡不相加遺以為朝廷羞可乎叙功之舉往、及官而不及兵誰

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諭江上之師病在不歸于一今宜以監國公彩為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安蕩胡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為先鋒或為殿後合而為一弗令異同如鄴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其襍然而進襍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國則兵出于一笑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一切封拜暫行停止特懸一印令于衆曰有能為建國所挑之兵為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典挂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則



即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兵立功者竟與挂印可耶  
否耶王一以為然于是兵威頗振連下興化福清連江  
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翥都御史林塗皆起兵  
郭三才以大兵援閩亦來降遂圍福州而浙東山寨  
亦各起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紹寧台諸府  
與公兵為犄角之勢復為三賓所告而死公又疏薦故  
太僕寺卿劉沂春初仕苕中不納款繼歸閩中不難髮  
廣東糧道吳鍾樂素行之忠義方直乞特勅召用得旨  
沂春右副都御史鍾樂通政司二公猶不起公貽書以  
君父之義感之二人始翻然就道而閩中遺臣無不出  
又引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鑾寺諸將彙儀寺以鼓忠

義王是之王之初至閩

招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

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

三年蓋修浙中頒詔之怨也至

是公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歷海上遂有二朔然公嘗  
有書典成功獎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以為忤于  
是王大媿歎始知公前次江上之議出于平心非二于  
陶嘗謂公曰先生所上奏疏予皆貯藏之燈下時時覽  
焉明年王次閩安公請立史官紀事尋晉公大學士疏  
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許鄭彩之下諸城邑也自以八  
閩可指顧定是時諸將皆大營者六自彩而下平夷侯  
周鶴之同安伯楊耿陶安伯周瑞義興侯鄭遂謙蕩湖  
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力亦無以大相通皆惡彩之端



預彩益橫及害鄭熊二公而逆節大著故公力辭相位  
既不得請每日繫艖于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即于其中  
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艖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  
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  
不得而問也公每入見即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泪昔人  
所訊臣不能禁王亦為之潛然彩初與公頗相睦自熊  
公死并疑公時督相劉公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城將  
陷搃兵涂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  
中國公公貽之書謂將軍不問宋未乎二王不在海上  
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况不為宋末  
者乎登華乃詣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劉公不可彩

掠其地公與劉公書不直彩而書為彩邏者所得彩恨  
甚以為公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公書中語以  
勸公公憂憤交至而彩自是亦知為諸藩所惡不復協  
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  
動遂絕食王賜藥亦不復進六月初五卒于琅江遺言  
以故員外郎章服入殮訃聞王震悼報朝三日賜祭九  
壇王親製文祭之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廕一子尚  
寶司丞公生于萬曆丁未正月望日得年四十有二夫  
人董氏以是年四月卒子曰兆恭尚寶司丞曰翹恭先  
亡公嫂陳氏侄克恭皆死島上殞于琅琦自公入海其  
家被籍而夫人之父光遠破家為公輸餉官至監紀通



判公既入海光遠自縊而死公卒後第四弟御史肅圖  
第五弟檢討肅範挈兆恭依劉公于福寧城陷肅範死  
之肅圖以兆恭走翁洲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公遂絕又  
七年第九弟推官肅典亦以義死于鄞又一年第七弟  
職方肅遶亡命佯狂死于崑山父子兄弟翁婿相繼死  
國良可慟也而曩所謂六狂生者董公志寧王公家勤  
華公夏以戊子謀翻城應翁洲不克家勤夏死之志寧  
逃入翁洲辛卯城陷死之張公夢錫在山寨庚寅寨破  
死之陸公宇煬以癸卯謀應海上逮死惟毛公聚奎亦  
累被逮亡命得免公諱肅樂字虞孫一字希毅學者稱  
為止上亭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城東為葑汊人錢氏

于鄞為右姓七世祖以侍郎官廣西布政使英最有名  
曾祖鳳午封禮部主事祖若齋知臨江府萬曆直臣以  
忤江陵几死者也父益忠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太夫  
人楊氏繼傳氏臨江在獄中公年九歲寄呈所作帖括  
文臨江喜曰颺虞翁有孫矣故字曰虞孫登崇禎丁丑  
進士釋褐知太倉州事嘗謂人曰吾不敢得罪天地自  
揣國家之日量口炊米裁身置屋如斯而已州有母訴  
其子者公撻之其母請置之死公曰汝止一子殺之將  
以他人之子未必勝所生也且悔之矣語未畢母子抱  
哭而出有兄弟訟者公曰汝以小忿傷天性吾撻一人  
則汝結怨且終身矣可退思三日來及期兄弟慚愧請



罪吳中素難治羣不逞之徒結社成聚輔以博棍盜梟肆行無忌又多仗庇有力之門以為護符而黠吏陰陽其間山徒結黨殺人焚其屍或以屍誣置之他人家以陷之公痛治之其風遂息推官周之變逢迎烏程發難于太倉折色思以牽連起黨禍以公在事中之變終無以難也每鄉令其耆老會同保長公舉善惡注冊善者以朱榜旌賞之惡者以白榜捕責之常思行義倉法庚辰歲稔言于大吏令民畝輸米升得數萬石次年大旱藉此以賑是歲又苦蝗即以餘米賞民之捕蝗者素病客血以旱徒步禱烈日中薰瘠骨立民環而泣曰侯病甚矣其姑返公曰無歲將無民又烏用我相對而哭皆

失殺是後也公病以此几不起公狀貌最文弱見者易之而大義所在守之甚剛常熟錢侍郎謙益林居延攬天下士多歸門下張翰林博聞公名極推公之政績謙益因百方招致之公卒不往謙益晚節披猖始知公之先見太倉巨室有子坐罪知公不可以私干乃求武進吳公鍾巒言之以其為公房考也公卒不可竟取其子罪之時公初至不甚與薦紳接蓋素知吳中薦紳多以苞苴把持也薦紳以此望公既而始知公之公其署崑山也方大旱崑民揭竿劫粟圍朱太守大受第而太倉亦告變公急以兵誅其渠而嚴飭巨室之閑糴者不三日而兩地皆安堵其署崇明也以兵擊殺海盜魁二人



擒二人始知公之守畧善得士如歸莊宋龍陸世儀盛  
敬其後皆于名節有立于易代之際以考最遷刑部員  
外郎丁瑞安艱家居國已難亟時、從邸報中悲憤時  
事雖在倚廬而每飯不忘多見之于詩初公之少也嘗  
夢日墮其手公以手扶之稍、上而卒不支日漸少漸  
晦卒隨臂而下心竊異之私以語其外舅董光遠及在  
海上相傳唐王在大帽山一日公夢兄弟四五人大臨  
畫哀醒而疑之未幾則北來赧王之訃也蓋公之忠義  
出于性成故神明與天通而寤寐之間先為呈告甲申  
之難聞紫荊閩總兵丁孟崇死闖賊為之立傳又聞醴  
陵尉邱繼武死獻賊貽書湖廣大吏表章之福州之陷

聞齊巽起兵賦詩自慰流涎節烈不啻口出嗚呼公之  
在江上也厄于方王公去江上不旋踵而列戍崩潰方  
王同歸于盡公之在海上也厄于鄭氏公死海上未卒  
哭而閩土盡失鄭彩亦見推于延平以死則甚矣庸妄  
人之害國以自害也雖然浙東列郡並起事、敗之後  
獨吾鄉山寨海槎相尋不息諸義士甘湛族之禍敢于  
逆天而弗頽卒延翁洲之祿至辛亥而始斬則公之感  
人者深矣公殞琅江者六年福清葉文忠公之孫尚寶  
進晟謀為壑之海寧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尤力  
助之乃乞地于黃蘗山僧隆琦而修埏道為平曩侯周  
檄之定西侯張名振與諸義士故儀部紀許國寺皆襄



事故大學士長樂劉公沂春為之碑都御史華亭徐公  
孚遠為之誄諸義士為置墓田別有塋錄紀其事其後  
摠督陳經征海道出墓下親往致祭人比之鍾會祭孔  
明之墓隆琦亦異僧既塋公棄中土居日本為公所著  
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征集共若干卷亂後不完今存  
者十之五予編次為二十卷公死凡三十年仲弟肅圖  
始舉子以為公後曰濟恭惟公以酉以後之事見于碑  
誄者皆互有缺畧

聖祖修明史史臣為立傳據諸家之言亦不詳也越九  
十五載濟恭年已七十欲修墓于黃蘗乃乞予詳節公  
文集諸事跡合之侍御所作家傳并諸野史之異同參

互考稍以為公神道第二碑銘其銘曰

真人御世兮六宇偃兵孤臣空懷故國兮終何所成浙  
有方王兮閩中有鄭天降魔君兮莫之能爭公魂西兮  
錢江公魂南去兮瓊江來歸舊宅兮甬江導以義旂兮  
堂堂前揚波兮後重水看寒芒兮箕尾可憐孤兒七十  
兮賦大招公歸來兮聽吾誄

明舊寄萬編修九沙札忠介事實之詳宜莫如其弟  
退山先生之文然亦有遺且誤者如急援平湖義兵  
疏乃江上第一好看時不能行不待次年之夏知其  
無能為矣諸傳皆不載并退山亦失之猶幸公集中  
雖失此疏而存其目江上頒詔之爭張熊朱錢分為



二而忠介以此遂為悍帥口實此最有關係者諸傳皆不載并退山亦失之猶幸見于高文隱學雪交亭集江上有兵部侍郎之命李映碧三垣筆記亦畧及之再緝不受見林太常所作傳既至翁洲有吏戶二部尚書之命亦緝不受見公集退山皆失之若披緇于閩則劉氏神道碑中及林太常傳皆有之而退山似諱其事不知此不必諱也鷺門確係鄭彩始舉兵而以戎征名公退山以為彩因公言而起兵今詳考諸家野史與劉碑徐誅以正之又公之入閩為公思理尚在退山以為馬卒而後公繼之拜矣尊諭令某博考以正前人之失某亦何敢但是文于參稽頗詳審云

鮎埼亭集卷八

碑銘

明兵科都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鄞 全祖望 紹衣

公諱志寧字幼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遠祖之卽居奉化宋建炎中與李侂任戩起義兵以拒金得千餘人三戰于泉口金人不能入而退故明州殘破而奉化獨全事定口不言功其後蔡文懿公幼學言之于朝贈三人官皆修武郎而三家子孫並大其門之卽之孫仁毅仁澤仁霖先後成進士仁毅官至殿學三傳而為恭禮明洪武辛未進士以養母隱居黃楊畧中公之八世祖



也曾祖德祖宰父僕萬歷丁酉舉人之副公由諸生食  
餼貢入太學少以名節自勵乙酉六月大兵長驅入浙  
公徧謁同里薦紳勸以起兵聞者皆笑以狂獨刑部員  
外郎錢公是之顧其事莫能集閏六月初八日餘姚起  
兵明日會稽亦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然猶相顧莫  
敢主者最後錢公力疾至請獨任之而故太僕卿鄭三  
賓家富耦國新從江上迎降歸惡聞其事定海總兵王  
之仁亦以迎降得仍舊任者也夫已私遺之書曰諭  
訛：思拚頭顱以披猖于一擲者皆出自庸妄者之口  
將軍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即解矣僕請以千金為壽  
六狂生者陸公宇煬張公夢錫華公夏王公家勤毛公

聚奎而公其首也會之仁中悔致書錢公請自効翌日  
率所部至大會鄞人于演武場三賓不知也揚：來赴  
以為殺六狂生在漏刻坐定之仁于袖中出其書朗誦  
責之三賓戰手前奪其書之仁怒麾軍士令斬其首以  
祭纛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一軍股栗監  
國次于會稽授公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  
會稽以賂結戚皖張氏由散寮驟儕東閣且假勸輸義  
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公惡之棄官歸甫一年江師劔  
三賓復降踰年而有五君子之禍斯時浙地盡歸版圖  
祇舟山石浦未下大兵亦置之不以為意而航海之軍  
至長垣連陷海州縣且逼福州于是大兵之備浙者



頗抽以備閩殘明遺老始稍稍于浙東山中結寨担  
命而李公長祥王公翊兩軍為主盟公與華王諸公  
計以王公軍下寧波而已翻城應之因連李公軍以  
下紹興監國故疆可復也華王諸公皆喜馮公京第  
聞之請以舟山之軍來會刻日部署已定復為三賓  
所謀知發其事四出搜捕五君子皆遇害公獨逃之  
舟山得脫嗚呼

大朝為天命所眷江南半壁且不支何有于浙東浙東  
一道且不支何有于寧波諸公之耿々未下者故國故  
居之感其如天意何然而稽古在昔終不能不比之厓  
山一輩人物况又出自祭酒布衣此其所以益難也監

國既至舟山遷公兵科都給事中時奉使入內地聯  
絡山寨諸軍以為海上策應山寨亦感其孤忠資糧靡  
屨而戒而集卒知舟山失守公自刎死其時以節人同  
殉者楊吏部思任戴工部仲謀也監國始于紹興終于  
舟山其後飄漂海中無能為矣公以倡義首事卒以一  
死謝之可謂與魯存已者也遺骸在海上陸公宇燭捐  
金募人致之以禮葬于城北烏公橋下先一日夢公曰  
吾剛一足柰何啟視果失右趾大驚束蒲補之說者以  
為文山之見夢于髮繩也公初娶徐氏繼娶羅氏子二  
士駿士驟方公初入舟山時  
大朝補其妻子有義僕文周匿之赴官受拷垂死不言



得免華公在囚中作泗水島樂府紀同難事首褒之其  
後羅孺人聞公訃仰藥而率而士駿兄弟育于高公宇  
泰家及長卒承先志蹈海而死文周悼公祀之絕也遂  
以縞素蔬茹終身一門節烈之感寔古今所希有云惟  
先曾王父兄弟于公最後常言公狀貌提露術者謂公  
必居風憲不知其為忠臣相也而王太常水功曰幼安  
正命翁洲遂與張太傅吳少保諸元老雁行是亦何貴  
如之矣雍正庚戌公之從孫清越乞余表墓乃再拜而  
詮次之蓋去公之卒八十年其銘曰  
以六狂生之時而不死兮天佑之以倡江上之諸軍以  
五君子之徒而不死兮天佑之以備海上之孤臣卒正  
命于九死之餘兮天許之以成爰興之完人嗚呼給事  
是為建爰義士之孫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公姓徐氏諱啟睿字聖思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  
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公少負才任氣喜為俠烈之行眉  
如稜目如整尤嗜擊劍卧起常佩之旁通琴家篆刻陸  
博諸技而篆刻最精然不肯以藝名既補諸生累試于  
布政司不售時對酒當歌嘆曰天生徐公胡乃老之草  
間而使敵寇友誼也則拔劍起舞謾罵座上貴人以劍  
擬之貴人皆膝席莫敢忤視或跳而去于是遂相戒  
遠之然每規人之過輒苦口泣下其方止又如此既久



鬱：一日忽埋故佩劍推酒床裂琴衣削髮師事徂山  
浮屠雪嶠則又閑靜寡言粥：如真道者名宏節字近公  
閉關延慶寺中錮其門飲食俱自竇入其孺人亦受佛  
法甲申之難哭七日夜不絕穀既而曰江南半壁我高  
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踰年  
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夾以双斧冠鷓冠衣  
綠錦衣大赦如雷趨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家適  
元懋忘日公橫刀長揖曰介胄之士不復為尊先人作  
拜頌須飲我酒酒至則連舉三斗竟去督師故與公同  
社至引見于監國因問所需何官方得稱手對曰臣請  
以布衣居廟樂幕入參帷幄出捍軍旅不必官也監

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下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  
諸營首鬣互相觀望則必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一  
逞逍遙坐老以自困乎則江上糴兵則出立矢石間以  
先衆諸營目笑焉一日晨起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屠  
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而泣徑自東岸渡江直  
薄西岸大兵以為遊騎不以為意亦遣裨將禦之則奮  
劍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急出銳師為繼且戒曰觀其  
帥甚奇必生致之于是大兵蜂擁而至長圍四合且戰  
且擁而公忽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謾罵大兵怒  
劍以腹寔以草懸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加  
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而招魂以羞之百夫見公之死



亦無降者公之出也督師力止之曰軍行必無後繼徒  
入虎口無益也對曰信陵軍欲以賓客赴秦軍豈能若  
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觸閔而死以愧諸營之賊  
清人者至是督師以詩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出而不見  
其入也初公聞遠瀋日蹙雨河內潰嘆息以為國必止  
則自雕一私印曰復明至是竟死而雪嶠之開堂于徑  
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願未有付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  
端伯曰可矣即付之是後又寂然及公至請曰某或亦  
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時稱為雙瓣香說  
者嘆雪嶠之為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然吾見督  
師集中有和聖思軍中思親詩則其時公尚有親也君

父良難兼顧但公以環堵書生未嘗受國家恩命而必  
棄其親以從君斯亦不無小過是時如彤巷簞糶蒼水  
嘿農楚石及管江諸汪皆以篤老之親因扼節而有所  
不顧揆之聖賢之處此未必其然斯論也者所當知也  
然而大節如諸公要不可泯沒公之死几百年同里萬  
君承勲感公之節為之勒石而徵文于予乃為之銘其  
辭曰

包胥之忠李甫之愚兼斯二者是以捐軀古稱觸閔多  
屬竺言踐之自我无不受怜至今江門澄雪如練時有  
素車空中飛電

明處士四岑張先生墓版文



同里張生之祐持其曾妣祖殉難事乞余表墓出呆堂先生所作壙志為據予少時聞處士之事而未詳及之祐之請遲之又十年其曷敢辭處士名捷字子隆號四岑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甬上之張為四姓之一其最著者曰文定公之宗次之曰君子堂則經畧都御史楷之宗由慈水來者而處士之宗名位稍不逮願以孝友著里中稱為雍睦堂張氏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七歲能作大書稍長二為文詞為人恂恂與物無忤家貧同產兄梗既析居處士每互相緩急或米數升或薪一捆蓋決旬之中而更僕難計願善飲酒雖囊中困甚弗為止醉即陶然而卧每客過之欲有所語見其方醉則坐待之

之而未醒或至彌日其坦率又如此會國難作日咄尋有改易章服之令閉戶坐室中取床頭酒獨酌既醺遠床而走復索酒飲之連舉杯百餘自摩其頂而嘆曰彼曲局者忍可以兵之乎乃往灶下得炭滿甕和以木屑置床下爇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時方盛夏俄頃酒力憤盈而絕家人舁尸而出則遺骸已紺色矣嗚呼改易章服與朝之制也違制而自甘于送天至殺其身以從之于義則過然其志可原矣就其中或尚有以好名而死者若處士之死更無豫乎此也殆謝翱所謂獨行之士者也吾里中以聞難死者趙秀才天生為最著然世傳天生之死本末多舛予始致而証之處士則竟罕



有知之者悲夫處士生于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殉于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日娶某氏子某葬于城南祖閔大  
墓旁今無後之祐為修其祀銘曰

大好糟丘是死所一醉而死定無苦下策火攻有何補

丹心丹顏映千古花廳沉存舊戶雍睦高門光世譜

雍睦張氏所居乃元時方  
平音花廳至今存其名

明建寧兵備道僉事鄞倪公墳版文

倪氏自宋已居鄞頌不甚遠至元末以質雄于時因為  
方國珍所連綴叅其軍事入明三百年仍未遠及錢忠  
介公軍起倪氏子弟從之者一為懋熹字仲晦即簽事  
也一為玄楷字端卿即後官評事者也僉事殉于閩中

而評事亦有大節頌百年以來文獻以忘諱脫落即其  
後人亦不甚了了僉事之曾孫海以同里董君縣符所  
作志來乞余表墓予安敢辭方乙酉之夏浙東內附定  
海總兵王之仁者繳勅印貝勅令其仍故任會鄞人擁  
忠介舉事降臣謝三賓惡之貽千金于之仁令其以兵  
來殺諸首事者忠介亦欲貽書之仁而難其使公請行  
遂以忠介書往甫至定人洵言昨有陳秀才者上箋  
大將軍詆其降而大將軍殺之聞者服栗俄而三賓之  
士繼至公神色不動有頃之仁召公曰君此來大有胆  
公曰大將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攀髯死國天下所有  
瞻志士皆知其養晦而動也方今人心思漢東海鎖鑰



在大將軍次之則翁洲黃將軍名浦張將軍左提右挈  
須有盟主大將軍之任也之仁遽搖手曰好為之且勿洩  
于是令其子鳴謙飯公于東閣而別召謝使入見所以  
待之者畧同亦具報書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議之謝  
使出乃遣公歸之仁曰語錢公當以犒師之禮公出喜  
曰吾事諧矣或曰何以知之公曰必諧翊日之仁至果  
脅三賓出其餉萬金與忠介忠介勞公曰此李抱真之  
招王武俊也而君以三寸舌成之功過之矣乃畫江守  
定以公為職方叅瓜里軍唐魯爭頒詔之禮越使陳謙  
入閩而死閩使陸清源入浙亦死議幕一能者乃以公  
往果稱肯閩中留之令以僉事分守建寧時鄭之龍盡

取閩中兵餉歸于所屯之東石道標故有兵千人至是  
一空公揭俸為餉以募兵出閩力不支一軍盡沒其從  
者十八人僅脫其一丙戌八月十一日也距生于萬曆  
戊申四月十二日年三十九事定其家以衣冠葬公于  
某鄉之某源而評事與公同起江上事去歸家不肯薙  
髮遂被怨家所告論死評事慷慨坐囚中與華公遇宜  
李公昭武高歌木公不屈魔鬼一曲殺撼獄壁時評事  
尚有母在堂用竒計遣人以酒入獄飲評事至大醉熟  
睡因盡薙其髮醒而覓其髮已禿矣痛哭欲自裁旁人  
以母命止之得免嘆曰吾竟不得與仲晦白首同歸也  
蓋後公四十年而卒其荼苦艱貞亦足與公配今評事



已無後予附書之公志中者以其布衣報國生死雖不同而志則同也僉事一字晁生曾祖景晉連江縣丞祖正憲貢生父忠相僉事娶陳氏繼室以舒氏子五孫七曾孫八所著有易說嗚呼倪氏于明雖衣冠芳雅而遜于楊張屠陸諸家則已多乃國亡之後其見錄于文山幕府列傳者有二人為足以重其族望矣海之婦予族姊先侍御公女孫也妻甚予謂之曰忠節之家雖貧足樂幸勿玷此家風也其勉之矣

明翰林院檢討兼兵部科給事中箕仲錢公此詞歐陽公作應宰相世系表誠以揆輔之家與廟社相隳係故特詳之然而終唐之世累遭大難以暨天復天佑

革命之交宰相子孫殉國者蓋亦寥々無多宋以文信國之忠不能得之于其弟有是哉大節之難強也明之止也崑山顧文康公家有咸正咸建成受咸正有子天遴天達鉛山費文憲公家有曾謀華亭徐文貞公家有念祖有孚遠江陵張文忠公家有允脩有同敬太倉王文肅公家有湛有淳秀水朱文恪公家有大定東阿于文定公家有元暉姚江孫文恭公家有嘉績烏程溫氏璜嘉善錢氏有棟有冉長洲文文肅公家有震亨有秉其餘有高陽之孫江夏之賀合門從死者尚不預焉長山劉氏有孔和宣城邱氏有之陶又其次也可謂盛矣吾鄉錢忠介公受任于國事既去之後賣志以殉而諸



弟相繼死者三夫非踵諸世族之後爭先接武者與其  
安可以無述也按家傳簡討諱肅範字錫九一字箕仲  
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寧波府學生曾大父鳳午明封  
禮部主事大父若賡知臨江府父益敬瑞安訓導贈副  
都御史忠介公第五弟也受經于忠介公尤工書忠介  
起兵官其從弟之從軍者並授監紀忠介辭不受江干  
失守皆從忠介浮海而南時監國從員缺落詔勅文字  
忠介多以屬之檢討已而忠介請置史官以紀起居焉  
閣學思禮理即薦入館忠介之卒也因閣部劄中藻與鄭  
彩爭忠介平之而不得彩反以此為憾忠介憂憤疾動遂  
絕藥餌而卒諸子弟成服後或之瑞安或往翁洲即

未去者亦避地秦川長水之間忠介命也而檢討獨  
與仲兄侍御徘徊未去或問之答曰止者報國行者全  
宗不相背也中藻方守福安遣人來迎時大兵盡定閩  
地僅餘福安寧德二城指日受師賓朋皆勸檢討無往  
不為無助庚寅大兵洗山入海蒼水入衛研齋亦去馮  
王二公相繼死散侍御軍中不過五百餘人碩其待士  
素以恩誓相依不去大兵猝至侍御挾長矛出聞夷傷  
畧相等但衆寡不敵遂死五百餘人皆死無降者其中  
突圍而去者三人翌日有負侍御尸塋之大皎之南麓  
者則前突圍而去之三人也時大兵以團練為前導故  
典山寨卒多有舊因得其尸而不詰也于是諸遺民有



識此三人者事定相與求得其墓而立石以表之又百年予過弔其下因呼山中父老問以侍御之姓名而莫之知也蓋天下之平久矣乃為之哀詞嗚呼周之頑民皆商之義士也而田橫之客至敢以鬼伯詈漢易地以觀其揆一也然則如侍御諸公者其謂之狂生也亦固其宜其辭曰

信公越公不能扶宋而况一旅乃思妄動肝腦塗地逆天堪痛五百人者其死亦竒空山投骨重泉相隨國殤數魄至今累啼死者可生生者不愧死殉其軍生埋其屍我作誅文唾壺欲碎

明管江杜秀才寔石志

秀才姓杜氏諱懋俊字英侯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世居縣東之管江嘉靖中有官山東按察副使司者其族子雲漢不待李漢之傳而後白許遠之誣也其聊以備明史世表之參稽未必無補耳其銘曰

甬江東岸喬木生春鄧林之枝一氣同根惟忠介有弟惟明有神故國故家以光清門何來唐子謬種妖髡謂系表可溷希附哲昆杞宗文獻猶幸有存茫：閩海邈矣歸魂

### 明故張侍御哀辭

殘明六狂生之一曰張公諱夢錫字雲生故茂才弟子也乙酉之難六狂生謀起兵凡為降臣謝三賓所殺幸



免以布衣入幕府授司務尋晉侍御丙戌走結山寨又  
五年庚寅十月竟死之六狂生之起也董華諸公皆司  
書檄奔走其間顧文弱非能豫兵革也而侍御于弓矢  
矛戟皆習之精故嘗在戰陣中當是時左右錢忠介公  
者莫如張公蒼水而侍御亞之軍前呼曰大張君小張  
君以別之江上失守山寨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曰馮  
家軍則箠谿也曰王家軍則篤庵也曰李家軍則研齋  
也其餘草竊團聚不可屈指而蒼水亦軍于平岡與侍  
御大皎之軍相望諸營呼之曰大張君軍小張軍時天  
下已定海隅窮山非果有恢復之望特以故君尚在島  
中資糧靡屨聊相應接雖重為枵榆之累而一綫之喘

而毅然赴之中藻奏兼兵科未几侍御亦出城募兵而  
長圍四合助城守凡六月累與大兵戰輒勝而援絕道  
梗大兵乃屯于郊不復附城而專待其糧盡侍御遣人  
縋城入見檢討復書曰吾今猶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  
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為歲南向坐草飛塵起謂  
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鶴淚謂此援兵來也如此又有日  
矣而卒寂然吾惟以一死待之而已城陷望百辟山嘆  
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辭投環兵至被執不屈  
其僕張貴年僅二十亦從焉嗚呼裹馬革以從兄可謂  
各遂其志者矣福安之陷也滿城逆散莫能言檢討之  
死故忠介之葬于黃葦山劉大學士沂春徐都御史字



遠作碑誄皆不及檢討事已而有焦甲者言檢討死甚  
悉蓋曾在圍城中親見者也于是林太常時對高兵部  
宇泰始為作傳附之忠介傳後檢討生于天啟辛酉三  
月初三日殉于順治己丑四月十三日得年二十九歲  
妻孺人所次先卒無子踰三十七年有遊僧至鄞冒稱  
檢討返歸錢氏其親屬叩之語不能符詐窮而遁侍御  
為文以辨其事于是忠介嗣子濬恭既行招魂之禮合  
葬檢討于所孺人之兆因乞予文以表墓且曰誠懼因  
偽僧之故致仲父大節有晦故為嗚呼檢討之正氣旁  
魄祖也自言出于少陵次子宗武之後故又稱管江曰  
花谿仍世富厚食指百口而秀才最以仗義聞于時鄞

江自錢湖而東負大海韓嶺鄒谿尖埭諸道與管江皆  
相錯圍以重山塹以深溝擅魚鹽竹木之利民居殷阜  
而亦以巖險自為風氣宋元時置巡司于大嵩以防察  
之明初湯信公視海以為未足乃于大嵩築城設兵控  
扼隸定海衛置烽堠貯倉廩管江一帶始為安土明季  
流寇鼎沸中原海隅不逞之徒亦乘間起秀才憂之乃  
謀于其村兆菘請頒土團之法于有司遂以兵法部勒  
族人分隊瞭望野擊析行夜間黨為之安堵而沿海諸  
村無不仿而行之者丙戌浙東不守諸遺民張皇山澤  
間猶思再舉秀才慨然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日  
反顏易節者大半進賢冠人物也草野書生安得軍師



國邑之寄為一洒之子是秀才忽若病癘者獨坐一樓  
援筆不少置或朗吟或笑或痛哭竟日久家人駭甚從  
壁罅窺之則案無他物惟陶菴黃進臣事君以忠闡  
義墨之殊之纒々不絕施公子宗炳者故都督翰子其  
先世亦居管江時適有五君子之難公子豫焉以家財  
募死士秀才聞而大喜乃招姜山之徒助之凡及三千  
公子邀王評事家勤入管江刻期舉事約以馮御史京  
第軍至城東則秀才引軍助之而金峩山中有賣炭趙  
翁者或言其精星象諳兵法秀才則親往致之置之軍  
中奉以為師未抵期三日評事來奔以事洩告城中邏  
者亦踵至秀才泉邏者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而急遣

評事先入海秀才意以城中雖已有備然計海師早晚  
必薄城則勢未能分故且部署軍士為入海計城中兵  
果不云而定海鎮將軍得功預遣舟師扼海口分軍直  
抵管江評事中途被執山寨頗阨寨據險而閉三日矢  
石雨集夷傷殆盡寨陷秀才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  
如蝟重傷倚牆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公子縱火自  
焚兆菘被縛斫其首十二刃而後墜事定管江之血如  
渠而賣炭趙翁者或見其烟焰中飛去時秀才之父尚  
在堂有司籍之山中人怜其義匿其親屬不以聞未几  
其父卒其妻亦卒其二子憲琦憲董育于陸高士宇燦  
家撫之如己子董高士曉山教之讀書范孝子洪震為



之治塋置墓田以贍其祀憲琦甚有志行自以父死國  
難縞素不近酒肉有妻不娶字燦寺以大義責之始婚  
未几病卒憲堇已早夭秀才遂無後兆菘字承芝宗炳  
字仲茂時稱為管江三烈士而趙翁辛卯壬辰間猶以  
其術往來海上後亦死嗚呼予嘗過杜氏之居流覽當  
年戰場其間居民果伉勇一呼雲集自視無前然此時  
山澤間習氣亦不特東湖也秀才讀書多矣徒以庙社  
之感頓忘其力之不足而仗此輩以揮魯陽之戈不亦  
愚乎抑亦聊以一擲也杜氏之宗在管江者至今猶感  
然皆莫知表章秀才者而陸高士子曰經旦頻請予志  
其遺兆予故不辭而銘之其辭曰

由管江而東為童谷是為吾先人再世避地之區其于  
秀才之事蓋所目擊而唏噓嗚呼崩雲裂瀑如聞英爽  
之踟躕平陵黃犢剩茲殘墟

### 雪竇山人墳版文

雪竇山人魏耕者原名壁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又別名  
更慈谿人也世胄碩少失業學為衣工于苔上然能讀  
書有富家奇其才客之尋以贅壻居焉因成諸生國亡  
棄之先生所交皆當世賢豪義俠志圖大事與于苔上  
起兵之後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滿獄弗卹也久之事  
解乃與歸安錢績曾居思谿閉戶為詩酷嗜李供奉長  
洲陳三馮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有張近道者好黃老



管商之術以王霸自命見詩人則唾之曰雕虫之徒也  
而其里人朱士稚與先生論詩極傾倒近道見之亦輒  
痛罵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并交續曾三島稱莫  
逆先生又因此與初忠敏公子孫班兄弟善得盡讀沒  
生堂藏書詩日益二然先生于酒色有沉癖一日之間  
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祈氏兄弟竭  
力資給之每先生至輒為置酒呼妓而朱張教子左右  
之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  
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几下金陵已而退軍  
先生復遮道留張尚書請入焦湖以圍舟舉不克是役  
也江南半壁震動既而聞其謀出于先生于是邏者益  
急續曾以黃金賄吏得稍解祭外有孔孟文者從延平  
軍來有所求于續曾不饜并怨先生以其蠟書首之先  
生方館于祈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續曾俱不屈  
以死妻子盡殺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破產結客  
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出獄而近道竟以此  
渡江遇盜而死己亥之後三島亦以憂憤而死真所謂  
白首同歸者矣嗚呼諸子並負不世之志而遭逢喪亂  
相繼以不良死則百六之厄也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  
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而錢塘孫治卒購得先  
生骨殖之南屏其後改塋于靈隱石人峯下改題曰長  
白山人之墓鄞人墓在湖上者楊職方文琮同以是年



死而次年張尚書蒼水亦葬焉時呼曰三忠之墓先生  
之居于茗上為晉時二沈高山故山故有息賢堂因名  
其集曰息賢堂集自言其前身乃劉公幹也粵人屈大  
均不可一世獨心折先生之詩嘗曰平生梁雪竇是我  
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大均蓋嘗再從  
先生寓鄞其風格頗相近云楊職方之墓在孤山



